小說集

光輝的展望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文化宣傳省

1955年

小　說　集

光輝的展望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文化宣傳省

1955年

光輝的展望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〇日

出版者　新朝鮮社

印刷者　國立綜合印刷所

平壤市

序言

本小說集「光輝的展望」，選輯了在一九五四年所發表的以朝鮮人民戰後恢復建設爲主題的三篇作品，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在解放後在民主建設時期和抗擊外來侵略者的朝鮮人民的祖國解放戰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

正和從作品內容中看到的一樣，這些作品反映了在恢復建設中的朝鮮人民的鬥爭面貌。

但是在翻譯上和編輯上未免有許多缺點，希望讀者多加批評和指正。

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〇日

目錄

光輝的展望……邊熙根（一）
職盟班長……俞恒林（四一）
地質勘探隊……劉權淳（九七）

光輝的展望

邊熙根

一

太陽從鷹峯山上昇起來了，早霞把東邊天染紅了一片。

瀰漫在工廠一帶的濃厚的朝霧，被海風吹動而慢慢消散着。這時滿身創傷的工廠，從消散的朝霧中，逐漸顯露出它的面貌。

在早晨快要換班的時候，瓦斯塔修建現場上，呈現了格外緊張、活躍的氣象。幹了一夜夜工的焊接工們，眼裏掛起紅絲，都忙着趕自己剩下的活兒。這些穿着膠皮罩衣的焊接工，都在瓦斯塔外面一處處搭起的手脚架上忙碌地幹着活；他們身輕如燕，緊緊地貼在塔的前面，用防光面具罩着臉，拿起焊接器迸發出强烈的火花。雷光忽藍忽白一閃一閃的劃破曉霧飛去；焊接的騷音從空洞洞的瓦斯塔上，通隆——通隆的震出廻響，拖着長長的餘音而消散在朝霧中。

正在埋頭操作的惠淑，停住了手，從臉上拿開了防光面具。她那給電焊的火光熏成紫銅色的圓臉，帶着緊張的神色，顯得更加可愛。在她圓圓的前額和高高的鼻樑上，冒出了一粒粒的汗珠。她用那濃黑的眉毛下閃閃發光的一雙眼睛，仔細查看着方才焊接過的地方，並用焊接器背面鐺——鐺

的把那裏敲了幾下。然後，她那臉上緊張地神色慢慢地消散了，兩頰上浮出了滿足的微笑。

蕙淑把挎在脖頸上的手巾拿下來，一面擦着臉上的汗，一面直起腰站在手脚架上，向底下那些工廠環視起來了。今天也和往常一樣，在蕙淑看來，那些滿身創傷的工廠，如像在火綫上負了傷躺下來的勇敢的戰士一樣。她的眼裏流露出一種眞實而複雜的感情，如像看護員在看護傷員時對敵的仇恨和對傷員的憐憫之情交織在一起。她暗暗地再一次下了決心：爲了負傷的工廠，我一定要變成一個優秀的軍醫或看護員。

這時，忽然傳來了一片歌聲，歌聲彷彿要驅散薄霧似地那麼雄壯。這個歌聲就是從瓦斯塔下面製管工們那裏傳過來的：

面臨着波濤壯濶的東海，
屹立在這裏的我們的工廠是人民的工廠！
……………

敲打鐵板的鐺——鐺的鍾聲，像打拍子似的雜在歌聲中，宏亮的響起來，爆破硫安酸工廠殘骸的轟——轟聲，也震撼着整個工廠。

蕙淑對自己神聖的工作感到了無限的驕傲。她的心臟劇烈的跳動着，她不知不覺的也合着歌聲唱起來了。

……………

我們是勞動者——愛國的先鋒隊！
勇敢的前進啊！向着創造和建設！

……………突然汽笛聲響了。剎那間，蕙淑習慣的把視綫轉向了從電極工廠前面橫過去的鐵軌那面；立刻她看到北上列車，正突突的吐着黑烟從工廠前面疾馳過去了。

蕙淑的視綫跟着列車飛馳起來，她的眼前忽然浮現了丈夫——潤浩可愛的臉龐。

「幾天後，他也要坐這趟車回來吧？」她這樣想着，呆呆地望着列車順着東海邊蜿蜒駛去；懷念愛人之情，像海浪似的在她心裏翻騰起來，使她的心激動而興奮。（她在前幾天，曾接到丈夫復員歸來的喜訊）

她的腦海裏湧出了她憧憬已久的美麗的夢——丈夫回來後，就會重新開始幸福家庭生活。一到早晨就和丈夫並肩到工廠去……在工廠，兩人都當上模範工人，受到同志們的尊敬和愛戴……下班後，就互相誇耀着自己的工作一同走回家……工作結束後的時間，是該多麼幸福啊？兩人面對面坐在桌子兩傍進行學習；有時也一道到俱樂部或電影院去玩……

幻想在眼前織出無數玲瓏、美麗的花紋，不斷反覆地出現着。她覺得他們幸福而有意義的家庭生活就在眼前。

「姐姐！」

蕙淑被這喊聲一驚，陡地轉過臉來向底下瞬視起來。她看見見習工德順正仰着臉笑嬉嬉的站在那裏望着自己。

「姐姐！你辛苦啊！」德順向蕙淑打招呼。

「你這麼早就來啦？」蕙淑也含笑回她一聲，並做手勢叫她到上面來。於是她立刻順着板梯蹬

蹬的跑了上來；蕙淑看她到了最後一級就迎過去把她拉上來，並急忙問道：

「你去看過永娫姐姐沒有？」

「去過啦！」德順急喘着，嚥下口水回答她。

「她是不是病啦？」

「怎麽會病呢？恐怕她比鐵塊還硬呢！」

「那她怎麽沒到工廠來？」

「誰知道！」

「你沒問問她嗎？」

「問啦！可是她支支吾吾的根本就沒有好好回答呢！」德順　着嘴，帶些氣憤的口氣把話接了下去：「看樣子，她今天也不一定會來！」德順在昨晚去看永娫的時候，因爲永娫的態度非常冷淡，所以心裏很不痛快。

蕙淑好像有點失望似地把德順盯了一陣後，自言自語似的說道：

「眞成問題！活兒堆的像山似的，一缺勤就是兩天！」

「蕙淑同志！鐵板上去啦！」底下一個製管工同志舉着粗壯的胳臂高聲喊。

「知道啦！」蕙淑也揮手回了信號；接着，瓦斯塔那一頭的捲揚機，便呼隆隆——呼隆隆的響着轉動起來，吊在粗鋼索上的鐵板，就離開地面慢慢昇向了高空。

蕙淑在手脚架上來回跛着，連連用右手打着信號，德順便趁空拿起蕙淑的焊接器開始實習。

鐵板越昇越高了。蕙淑等它昇到自已面前，就用兩手把它拉過來，和先前焊接過的鐵板對好縫

放在它上面，接着對下面喊：「好啦！」

隨着她的喊聲，下面轉動着的捲揚機也隨地停住了。於是蕙淑就把蹲在手脚架一頭熱心焊接的順德，默默的望了好久，隨後就把她的背輕輕拍了兩下。可是焊得正起勁兒的順德，却假裝不知的繼續焊了下去。

「噯！德順！給我！」蕙淑叫着，又把她的背拍了一下。這樣，德順才手把臉上的防光面具拿開，然後怔怔的盯着蕙淑的臉說道：「姐姐！你休息一下，讓我再搞一會兒吧！考技能工的時候，我能夠考上，才不負姐姐教了我一場啊！」德順的臉上浮出了捨不得把焊接器交給她的表情。要是在別的時候，她就是要求一百次，蕙淑也都能答應，可是現在，她却只能斬釘截鐵的說：

「現在不行，因爲永姬拖下來的活兒，要趕快趕出來呢！」

「眞是！」德順不高興的把焊接器和防光面具遞給了她。

蕙淑又開始了緊張的作業。從抓住焊接器、戴上防光面具的刹那起，她腦子裏的一切幻想，便像霧一般的消逝了。她的臉又緊張起來，她那透過防光面具的藍玻璃，注視着焊接部分的眼睛，也像要冒出火花一樣；雷光閃耀着壓倒了陽光，火花飛濺着迸在防光面具上又被頂回來，紛紛落在罩衣的前襟和脚背上；但蕙淑理也不理的還是慢慢的向下移動着焊接器。鐵水鎔化了，向下流着，電動聲震動着瓦斯槽向撤了霧的天空昇去。

× × × ×

作業結束後，蕙淑因爲把現場拾掇了一下，所以，比別的同志晚一步到了辦公室，在她打開辦公室的門走進去時，同志們正圍坐在工段主任辦公桌前，討論着甚麽問題。

「事情搞的可真像樣！」生產組長連腮鬍子宋老頭用冷落的口吻氣憤的說。「從開始，我就反對女同志們參加這個作業，可是工段主任非堅持不可，結果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因爲永姬的關係，咱們的作業遲延下來的責任，我可是不負啊！」宋老頭說着，又用嘲笑的目光盯住了工段主任。

這時，遇事總是深思熟慮的工段主任，也帶着爲難的神色把宋老頭望了一陣後說道：「這件事怪我；不過永姬同志也許是病了呢！」

「病？誰說她病啦？因爲喝了迷魂藥才不到工廠來呢！」宋老頭緊繃着臉，仍是嘲笑的語氣。從後面角落裏發出了嗤嗤的笑聲。

「我可以發言嗎？主任同志？」對工作非常熱情的青年焊接工崔同志說着，霍的站了起來。

「可以！」

「首先，瓦斯塔不是一定要在三月二十號以前完全修復才成嗎？

「當然啦！」工段主任故意嚴肅的回答他。

「那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我提議重新組織作業班，把女同志都除掉。」崔同志這樣主張。

在這刹那間，站在門口聽同志們談論的蕙淑，好像被誰汚辱似地，氣得臉都紅了起來。她把崔同志盯了一陣後，氣憤的高聲說道：「這個意見是不正確的！」

大家的視綫一齊向她集中過來了。

「爲甚麽？」崔同志說着臉上浮着譏笑表情。英淑努力壓制着發抖的聲音慢慢的說道：

「我們和同志們一樣，都是政府承認的技能工，可是，你……」

「算啦！算啦！」性急的崔同志立刻揮着膊胳打斷了蕙淑的話。

「你爲甚麼要打斷人家的話？」蕙淑冒了火，怒目望着崔同志問。

「像鸚鵡鳥似的，光會說就頂事啦？」崔同志也不甘示弱的接着說：「不是訂了婚就辭職，就是結了婚請長假，丈夫回來啦也是個歇廠……費上九牛二虎之力，等你教會了技術，她們却用這個藉口那個藉口，全不幹啦；你們說說，已經有多少同志離開工廠啦？…哼！那個寡婦養的才看這個鬼樣呢……這是個嚴重問題，宋老爹，你說不是嗎？」說完，他瞟了宋老爹一眼，就撲通坐下了。

「你說的很對！」宋老頭隨聲附合的說。但蕙淑並沒有服氣，她語氣沉着的又頂了他一句：

「那你爲甚麼把相女同志關在廚房裏呢？」

他說的相女是崔同志的妻子。她在結婚之前，是電池車間優秀的技能工，一直在廠裏工作；婚後，她曾和丈夫提過，要照常工作。那時，崔同志口頭上雖說要她自己決定，可是心裏並不願意自己老婆再到廠裏作工。

蕙淑這一尖銳的攻擊，使崔同志慌了一下，可是他馬上又泰然自若的說道：

「我可沒有攔住她不要到廠裏來呀？」

「光是沒攔阻就夠麼？還應該儘量幫助她，叫她出來才成啊？」蕙淑又搶白了一句。

「我可沒有輕視女同志的意思，我只是說女同志就是沒有辦法……」說着，崔同志轉了話鋒。

「下結論吧！主任同志！」宋老頭催了一句。

「我看還是動員永姬出來工作！」

「那麼，作業遲延下來，我可不負責啊！」聽到工段主任的結論，宋老頭揮着手說完把臉轉了過去。於是英淑就走到宋老頭面前說道：「我一定負責把永姬動員出來好吧？」

「哼！走着瞧吧！看她出來不？」宋老頭搖着頭站起來，拍拍屁股，搖搖擺擺的走了出去。別的同志也都走出去了。

「蕙淑同志！你不要生氣，他們也是急的沒辦法才說出那些話的……」工段主任在同志們出去後，掃了蕙淑一眼，像解釋似的說。

「他們的心情，我也理解呢！」蕙淑笑着說。

「永姬同志訂了婚，不是打算永遠離開工廠啊？」

「誰知道！」

「她是六級工，她要在這個時候歇廠不幹，對工廠可是個很大的打擊呢！」工段主任沉思了一下，又說：「蕙淑同志，請你好好去勸勸她，一定讓她來上工！」她憂慮的望着蕙淑再三叮囑她。

「我儘量去勸勸她好啦！」蕙淑說完便忽忽的走出了辦公室。她邊走邊想：無論如何也要挽回由於永姬而遲延的作業。

二

蕙淑在這一天，快到中午的時候才從工廠出來，順便到了永姬家裏。可是，她家裏一個人也沒有，門也都鎖上了。於是蕙淑就坐在門口地板上等着，等了半天看她還沒有回來，只得撕張紙寫了幾個字——要永姬回來後到自己家裏來一下。然後，把紙條夾在門鎖上就回來了。

回到家裏後，她做着針綫活等永姬來，直等到做晚飯的時候，還沒見她的影子。她心裏想着：「大概不會來了」，於是她就急忙把針綫活兒收拾起來，做好了晚飯。吃過晚飯，蕙淑感到非常疲

倦，全身輭棉棉的，眼珠也乾巴巴的發澀直瞌睡。但她竭力忍着睏，坐在桌子面前打開了一本書。這是本關於電焊的小册子，是她幾天前從圖書館借來的，蕙淑計劃讀完這個小册子，在五月間應考七級技能工考試。所以，每天晚上，她無論如何總要擠出一些時間來進行學習。但是，對於僅僅讀完小學的蕙淑來說，讀這本書非常吃力，裏面有許多看不懂的地方。但她並不爲此灰心，一讀到不懂的地方，或遇到費解的問題，她就把書帶到工廠去，找技術員同志請教。年輕的技術員同志也爲她的學習熱情所感動，總是親切而仔細的給她解釋。因此，當她從學習過程中學到了各種新的知識，而且在這些知識通過自己實際試驗而得到證明時，她是感到最愉快不過的。通過這種試驗，她的技術在一天天提高，對自己工作的信心，也愈來愈加強了。

晚上十點鐘的汽笛拉過好久了。正當蕙淑埋頭學習的時候，突然外面有人用又尖又高的嗓音叫：「姐姐！」緊接着，廚房門就開了。

蕙淑朝門口一望，看見永娫走了進來。並且隨身帶進了一股濃厚的脂粉氣。

蕙淑怔怔的把筆挺挺的站在燈光下的永娫盯了好久。對於一向看慣了永娫總是穿作業服的蕙淑來說，上身穿着粉紅色緞夾襖，下襯黑色印度綢裙子，頭上也直閃光的永娫的這一身漂亮的打扮，眞使她感到有些眼花撩亂了。

當永娫的目光和蕙淑的目光接觸時，不知爲甚麼，永娫悄悄的迴避了蕙淑的目光。她方才回家看見了蕙淑留的字條。她因爲沒有到工廠去，心裏也感到有些不安和慚愧，但在另一個剎那，她故意撒嬌地說：

「姐姐！剛才看電影去啦！又看了一遍「東行列車」呢！啊！多麼有趣呀，嗳，眞的，我要是

男人的話，也眞要被娜達莎迷住呢……」

蕙淑看她一個人嘰嘰喳喳的講個沒完，只好默默的坐在那裏盯着她。

「姐姐！你最近怎麼老也不看電影去？」永姬說着瞟了蕙淑一眼，然後又笑盈盈的走到桌子面前把書翻了幾下。

「噯呀！眞不怕頭痛，姐姐日夜不停的總是看書，我看你不等老頭髮就會白啦，你是不是還想當個博士？」說完呵呵的大笑起來。但當她重又碰到蕙淑目光時，就怕再正眼望她了。但在另一個瞬間，蕙淑很親切地但是很嚴肅地向她開了口：

「我問你，你爲甚麼歇工？」

「生病了嗎？」

永姬像突然變成了啞吧一樣，封着口，一個勁兒擺弄着衣帶，默默的坐在那裏。

「爲甚麼不說話呢？」

「……」永姬還是一聲不響。

「要是生了病不能上工，就應該告訴一下，同志們都很替你耽心……」

聽到蕙淑的話，永姬突然感到自己很卑鄙。

「我沒有生病……」她說着慢慢抬起了頭。

「那你爲甚麼沒上工呢？」蕙淑又追問了一句。永姬猶豫了一陣，最後像下了甚麼决心似的，正視着蕙淑的臉說道：

「姐姐！我想歇歇不幹啦……」

「？……」

雖然蕙淑早就猜透了她的心理，但她這個唐突的態度，使她不能不感到驚愕。

「歇廠不幹啦？你開甚麼玩笑呢？」蕙淑把話鋒一轉，故意表示不大相信的態度。可是永姬反而更正色的斷然答道：

「不是開玩笑，是真的……」

「一訂婚就不工作啦是不是？」蕙淑很正經的說。

「那沒有辦法嗎！」

「我看你已經早把戰爭時期，在敵人的狂轟濫炸下，捍衛工廠的驕傲、榮譽都忘掉了！」蕙淑用輕蔑的目光盯着她，又把話接了下去：「現在看着你，卻使我特別想起韓順來了！」

韓順是停戰的前幾天，在敵機掃射下犧牲的年幼的焊接工。當時，她正在外面現場操作。因爲遭到敵機的突然襲擊而犧牲。那一天，當同志們跑到她跟前時，看到她正揮着緊握焊接器的手在喊蕙淑和永姬，後來就抓住蕙淑和永姬的手，「姐姐！姐——姐——報……仇……」這樣斷斷續續的說了幾個字，就嚥了氣。

「那一天，你抱着韓順怎麼說的？」蕙淑頓了一下，望了望她又接下去說：「你哭着，「給你報仇……一定給你報仇……」你是這樣哭叫了的……從彈火中搶救「直流抵抗器」的情景，在今天來說，好像也格外鮮明了……」

永姬的心或許是被刺痛了，她的頭垂了下來。蕙淑的腦海裏，活生生的浮現了那天的情景：

那天，蕙淑那一班焊接工，正在外面進行緊急作業。作業進行得正緊張的時候，突然間緊急警

報響了。隨着敵機已經飛到頭頂，嗡嗡的轉起來，並立即開始了轟炸。焊接工們都拿着焊接器，急忙跑進了附近的防空洞。震耳的爆炸聲連連在四面響起來，工廠在瞬息間被黑烟和火焰吞沒了。蕙淑也跑進了防空洞，但在進入防空洞的一刹間，她驀地想起了「直流抵抗器」還在現場上；那是工廠唯一的貴重的資材。在另一個瞬息間，蕙淑身不由己的，站起來就往外跑；「姐姐！你上哪兒去？」蹲在傍邊的永姬一把拉住她的衣服喊起來，蕙淑頭也沒回，只是急迫的叫了聲「直流抵抗器……」甩開永姬的手跑了出去，永姬一驚，也慌忙跟着跑了出去，其他的男同志們也一窩蜂似的跑出來了。敵機羣就像一堆綠頭蒼蠅似的還在上空嗡嗡的亂竄着，在向工廠這裏那裏播種似的倒着炸彈，亂掃機槍。

她們在一片黑烟中，摸索着向現場跑着，炸彈的破片嘘嘘……斷斷的呼嘯着，從他們耳傍擦了過去。

跑到現場一看，幸虧「直流抵抗器」還沒有被炸。

「保住啦！保住啦……」蕙淑連連喊着，歡喜得孩子似的雀躍起來。甚至擁抱了站在傍邊的同志。他們把直流抵抗器一直抬進了防空洞。永姬也高興得不知怎樣才好，望着蕙淑說：「姐姐！咱們又可以工作了呢！」說完蕙淑和她熱烈擁抱起來了。

想到這些，永姬默默地坐着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蕙淑竭力壓制着激動的心情，用規勸的口吻冷靜的說道：「那時，你很不錯，是令人敬佩的……可是，今天你爲甚麼非拋棄那種榮譽不可呢？……工廠裏正忙得不得了的時候，要是像你這樣優秀的技能工，都是訂婚、結婚，都離開廠，那還有誰來工作呢？儘速修復工廠，也正是重建我們的

家庭，不把工廠修建起來，你以爲咱們的家庭就能幸福，日子就能過好嗎？……你好好想想看……」

永娅一聲不響的坐着。蕙淑的話，刺痛了她的心，使她感到慚愧，但她還不甘心就這樣承認錯誤，於是就馬上在心裏琢磨，怎麼樣才能把蕙淑的攻擊給頂回去。

「姐姐，你說的道理，我也都懂得。」說着，永娅仰起臉，直望着蕙淑的臉，接着說：「不過姐姐！我們是女人呀！我有我的「夢」——家庭究竟是怎樣的？……」

「誰說你有夢是壞的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這是必然的事……但是，醒過來，却是個無聊的夢——那種夢，還不如根本沒有好！」蕙淑往永娅跟前靠了靠，又繼續講了下去。「有一個時期，我也有過和你一樣的夢……但是今天回想起來，那才眞是個無聊的夢呢……」

蕙淑的話，確是事實。她本是肥皂車間的女工，同樣，她在和合成技術員潤浩結婚後，就離開了工廠。在當時，她認爲：服侍丈夫，管理家務，生兒養女——這就是做爲一個妻子的唯一出路，也是一個女人最大的幸福。實際上，她的家庭也確是幸福過，幾乎是人人羨慕的。但在丈夫去前綫後，通過三年間的勞動生活，蕙淑重新感到了勞動的光榮和驕傲。從自己的工作中，她發現了生的價值和意義。在那以後，每當她回想起戰前的家庭生活時，雖然不能肯定那是不幸的，但她却認識到那是一種沒有任何價值的生活。從那時起，她的心裏就滋生了新生活的萌芽——關於丈夫回來後的新家庭、新生活的夢。這個夢給她增加了新的勇氣和慾望……

但是，永娅這次又豎起另外的擋箭牌，向蕙淑攻擊起來。

「我認爲姐姐現在的想法，才眞是無聊的夢呢！照咱們現在的情況來說，那裏有蘇聯那樣可以使夫妻兩人都出去工作的條件呀？」

「那是需要我們自己來創造的……而且是一定會得到解決的。當然也不能因此就瞪着眼睛坐着等到那時候啊……」

聽到蕙淑的話，永姬慢慢的搖了搖頭。

「潤浩姐夫回來後，我看姐姐也只有走離開工廠這條路呢！」說着又看了蕙淑一眼。

「你把他牽扯進去做甚麼？」蕙淑因爲永姬把潤浩看成是那種人，心裏很不痛快。「他回來後一定會盡力幫助我的工作，我確信他會這樣。」

永姬像難爲情似的紅着臉坐了一會說：「那可是以後再看啦！在結婚之前，我可以照舊到工廠去工作，可是，結婚之後，你可不要再攔我啊！」說着陡的站了起來。

永姬走後，蕙淑呆呆的坐了一會，她的視綫無形中投到桌上鏡框裏的像片上去了；那是穿着軍服的丈夫的像片。蕙淑用愛撫的目光，把那帽簷下寬濶的前額和顯得更加光亮的眼睛，以及掛着勳章的寬濶的胸脯，都仔細端詳了一陣，然後她就拿過像片，用兩手緊緊的按在跳動的胸口上；她的腦子裏，這時又浮出了她的幻想——美麗的夢。

三

隨着時間的消逝，工廠裏的作業，也就更加緊張起來了。蕙淑她們因爲瓦斯塔竣工期限已經迫近，就加緊作業的速度，瓦斯塔已經有三丈多高了。

永姬第二天就上了工。

幾天來，蕙淑一有空兒，就忙着做迎接丈夫的準備。她到國營商店新買了一副碗筷；還用報紙

把屋子裱糊了一遍，陽光照在新換了窗紙的窗門上，照得屋子裏亮晃晃的。

她又從蘇聯畫報上，剪下幾張好看的畫兒貼在牆上。然後她又一張張的端詳了一陣。其中，有一張貼在後牆窗下的畫兒，使她望得出了神。那張畫上，畫着一對像夫婦的男女工人，挎着胳臂，瞭望着屹立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中央雄偉的工廠，向前走去，他們的臉上，漾溢着幸福的笑容。從這張畫裏，蕙淑好像看到自己夫婦的未來生活，禁不住心又跳動起來。

蕙淑昨天還是值的後半夜班。她今早回家後，就從衣箱裏取出丈夫的衣服，用熨斗把它燙好。這時，天已經過了晌午，她感到非常睏倦，就鋪好被褥躺下來，準備睡到接前半夜班的時候再起來。她一躺下就睡熟了，並且做了夢：

……她夢裏接到丈夫回來的消息，到車站去接他。車站上人很多亂哄哄的，火車剛一到站，就有無數像復員軍人模樣的人，從每個車箱裏湧出來。於是，她帶着激動的心情，在人羣裏尋找自己的丈夫。可是她怎麼找都沒有找到他，她又焦急的蹺起脚，伸着脖頸向各處張望，就在這時她忽然聽到一聲：「蕙淑！」是丈夫叫她的聲音，她立刻轉臉向聲音響來的方向環視了一下，可是還是沒有發現丈夫，於是，她就又撥開人羣尋找起來。

「蕙淑！蕙淑！」丈夫的聲音，不知從那兒接連傳了過來。但是那裏也沒有他的影子。她想喊一聲：「我在這裏！」可是她的喉嚨像給甚麼緊緊捏住一樣，乾着急喊不出來，心口也悶悶的憋的出不來氣。丈夫仍在急切的喊着：「蕙淑！蕙淑蕙淑！」，她剛想用力喊，「我在這裏！」卻霍的醒來了。剎那間，她感到心裏一陣空虛，就惘然的向屋頂凝視起來，可是她的心，還是很亂很悶，和在夢裏一樣。最後她索性用被把頭一蒙，想重睡下去，可是又不容易睡下去，翻騰了半天，才算迷

迷糊糊睡着了。但她隱隱約約的好像又聽到丈夫：「蕙淑！蕙淑！」的在叫她。她雖然睜開了眼睛，可是心裏却在想：大概又是做了夢。剛想再閉上眼睛，却又聽到有人叫「蕙淑！」接着敲門聲也響了。

蕙淑一驚，踢開被子骨碌爬起來，揉了揉眼睛，定神望着廚房門。

「蕙淑！」

當她聽到外面有人又這樣叫了一聲時，她竟懷疑起自己耳朵來了。在另一個刹那，她就像觸了電似的驚跳起來，跑到廚房，用顫抖的手打開了扣住的鐵環。接着，她不覺「啊！」的驚叫了一聲，便完全怔住了。在這瞬息間，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只是心在陸陸的亂跳，因爲她看到眞是潤浩像石碑似的站在自己面前，他穿着沒有肩章的軍服。蕙淑怔怔的望着他，還疑心自己是在做夢，可是當她意識到不是夢而是現實時，她心裏一陣驚喜，喉嚨像被甚麼堵住一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潤浩也和蕙淑一樣，臉上帶着不自然的笑容，呆呆地望着蕙淑的臉孔。

蕙淑只覺得丈夫晒黑了的臉，好像變得更大了。那勳章閃閃發光的胸脯，也好像更寬了一樣。

「你眞回來啦！」望着丈夫的臉出神的蕙淑，終於這樣開了口，然後就投入了丈夫的懷裏，並用兩手緊緊抱住了他。潤浩的喉嚨也哽塞着，甚麼話說不出來了。他抱着蕙淑默默的站了一會，最後勉強壓制着心的跳動，撫摸着妻的背，慢慢的說道：「你辛苦了吧！」

丈夫的這一句話，比其他幾百句話都更使她感到安慰、感激，她的眼圈一熱，就伏在丈夫的胸脯抽噎起來，她的兩肩在劇烈的抽動着；潤浩的眼裏，也充滿了淚水，並終於順着兩頰滾落下來

了。

他們就這樣一動不動的，一直擁抱着，久久沒有分開。

過了好久，兩人才進了屋子。但是連他們自己都不知爲甚麼，總覺得生別別的，只能互相望着對方的臉，默默的坐着。可是兩人心裏，却都覺得很彆扭，不舒服。潤浩像客人似的，把屋裏掃視了一遍。剛裱糊過的潔凈的牆壁，有熨斗印子的自己眼熟的衣服，以及房裏其他的一切，都使他感觸了妻爲迎接自己的深情厚意；所以，他本想把明天就得動身的話告訴她，可是怕她心裏難過，就把到了嘴邊的話嚥了下去，心裏決定慢慢再告訴她。

實際上，潤浩是因爲在省幹部部接到任務，要到清水工廠去工作一年，所以才趕着來接老婆的。

他默默的坐着，突然看見了擺在屋角的鏡臺——脚架斷了，玻璃也碎成了幾塊，被銅絲綁着；當他的視綫被鏡臺吸引住時，他的心顫了顫。那是他們結婚時，他送給妻的禮物。這座破碎的鏡臺，彷彿正在說明：自己離開家後，妻所經過的苦難重重的生活似的，使他感到心痛起來。

蕙淑靠着後窗邊斜坐着，她的眼光始終沒有離開丈夫的面孔。被陽光晒黑了的丈夫的臉，好像更健康了，但却增加了許多皺紋，看到這些皺紋，她的心也痛了起來；她覺得那一條條的皺紋，都是丈夫在火綫上出生入死地艱苦鬥爭的印跡。

「你的臉色比過去更好了！」潤浩這樣說，用愛撫和關懷的眼光望着她。

「你也比過去好了！」蕙淑用兩手朝後攏着頭髮低聲說。

潤浩輕輕的握住她的手撫摸着；她的手已經不是像從前那樣胖胖而柔軟的手了，現在這雙手，

是皮膚粗、骨節硬，就像是別人的一樣。

「你的手相當硬喫！」他望了望蕙淑，臉上浮出了好像向她道歉的笑容。接着他暗暗地想：

「決不能讓她再受罪了！」

在像少女般的蕙淑的臉上泛起了紅暈；她從丈夫手裏悄悄的把自己的手抽回來，並且很想對他說一句：「喂！你別小看它，它是無所不能呢！」結果她沒說出來，只是笑了笑。

兩人的話又斷了。

但是，在他們之間沉默並沒有持續了多久。在吃過飯之後，屋子裏充滿了團欒、歡笑、和靄的氣氛。兩人親切的交談着，儼若解凍的溪水，潺潺而流，永無止境。

蕙淑傾聽着丈夫講自己在火綫打仗的故事，不止一次的偷偷擦去了眼淚。那些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故事，簡直使她聽出了神。

忽然，她聽到鐘聲響了，抬頭一看掛鐘，已經到了五點，這時，她才驀地想到到工廠去的時間到了。她習慣的剛想站起來，但是她忽然望一望丈夫的臉，不由地重又坐下了。「他該多麼難過啊？不要去吧？怎麼辦呢？」蕙淑這樣想着臉上流露了爲難的神色。「只是一天有甚麼……廠裏的同志也都會諒解的……」正當她心裏這樣爲自己辯護的時候，從工廠那面忽然傳來了轟隆——轟隆的震動瓦斯塔的音響。蕙淑聽起來，這個聲音，好像正在呼喚自己。她的眼前浮現了緊着夜工作的同志們的面孔。於是她好像下了決心似地說一聲：

「喂！我很對不住你……」

「你突然說這個話是甚麼意思？」潤浩奇怪的望着她。

「我……我得到工廠去了！」

「到工廠去？」

「是的，我是前半夜班！」

潤浩的臉上掠過了惆悵的影子。瞬息間，兩人沉默起來了。

「非去不可嗎？」過了一會潤浩問。

「不去怎麼成呢？活兒那麼緊……原諒一下吧！」

蕙淑一面說，一面伸手去摘掛在牆上的作業服。

潤浩沉默地呆了一會，就像是下了甚麼決心似的望着她說：「明天我們就得動身出發呢！」

「？……」英淑莫明其妙的怔住了。潤浩又接下去說：「我這次被分配到清水工廠了！」

「啊？……」蕙淑的臉蒼白了，兩隻大眼睛也變得更圓了。她忽然感到眼前紅一陣黃一陣的直發暈。

「這是上級的決定，要我在那個工廠工作一年！」

蕙淑雖然聽清楚了丈夫的話，但她仍在發呆的望着他。過了好久，她才低聲無力的問：「那是爲甚麼呢？」

潤浩向她解釋道：「本來我也請求在這裏的廠裏工作，可是那邊的工作比這裏的工作更要緊，那有甚麼辦法呢？」

蕙淑低頭沉默了會，最後還是無力的說道：「喂！你還是爭取到這裏的工廠來吧！」

「我不是說不行嗎？」

「那我的工作怎麼辦呢？」蕙淑憂慮的望着丈夫。

「你也夠辛苦了，需要休息休息。今後，我也應該盡一點丈夫的義務啊！」潤浩用充滿愛情的眼光向她久久的注視着，接着又說：「當然，突然要離開待了好幾年的工廠，心裏免不了要難過呢……咱們明天搭晚車走，你準備一下吧，事情很急呢……」

蕙淑頭上像挨了一下鐵棍似的，腦子裏嗡的一聲，喉嚨也哽塞住了。潤浩又把話接了下去：「咱們還是像從前似的，把家庭建立起來吧！只要想到我不在家的時候你經受的那些痛苦，我的心就像要裂開一樣……」說着，他的目光轉向了鏡台。

但是他這些話，蕙淑一句也沒聽進去。她只覺得自己美麗的夢，正在一片片的被粉碎着。她無暇深思的只想馬上離開這個難堪的場面。這並不是她不願意留在丈夫的身邊，而是爲了想鎮定一下紛亂的心情。

「……早一點休息吧……你一定很疲倦啦……」蕙淑說完，就取下牆上的作業服，急忙走了出來。她在廚房門口呆呆的佇立了一會兒，最後還是邁開了千斤重的腳步。

四

第二天。

蕙淑到天亮才從工廠回來。潤浩囑咐她整理行李，自己就到相隔五里的西湖里去了，因爲和他同隊的一個戰士，托他給住在西湖里的父母帶一封信。他到了西湖里問了幾處，才找到信上的地址；戰士的老父母，歡喜得流出了眼淚。他和兩位老人談了些前方的情況，並婉辭拒絕吃他們的午

飯，告辭出來，這時天已經快到中午了。他在回來的路上，本想順便到工廠去，先看看廠裏的同志們，然後到自己過去工作的合成車間轉一下，但是一想到應該先回去幫助妻綑行李，就決定做好出發準備再去，而一直朝家走去了。

不久，他就到了家。但他立刻吃了一驚，因為他認為一定在家裏一面綑行李，一面在眼巴巴的等自己回來的妻不在家。更使他驚訝的是屋裏的東西一點也沒動過，都和他出去時一樣。炕頭上還擺着一張蓋着飯布的飯桌，好像正在等着他。

「工廠裏出了甚麼急事啦？……」他這樣猜測着進了屋子。剛上炕，就一眼看到飯桌上有一張白紙，他急忙拿起它看了一遍。立刻他的臉色暗澹了。他皺着眉頭，眼睛好久都沒有離開那張紙。紙上端端正正的寫着下面的字句：

「利用你不在家的這個空兒，我現在要去指導工人住宅區女盟的會議。到今天為止，我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話，一次也沒有過。可是今天，我第一次沒有聽你的話，這使我感到很難過。望你不要罵我，等我開完會回來，再詳細和你談。」

潤浩把它看了幾遍，最後把它一揉，終於無力的坐下了。他的心好像失掉最珍貴的東西似地感到難過，接着對妻的行為感到有些不滿和氣憤。被這種感情控制住的潤浩，猛然想起了一件往事：有一次妻回娘家住了五天，在她回來的那一天，剛一進屋，就對她不在家時，使丈夫又是做飯吃，又是到工廠去，表示很抱歉。從那以後，不管她多麼想她母親，她都沒有再回去過。妻的這種對他的熱情，是多麼使他感激，使他驕傲過啊！可是，今天她要和自己分居（他這樣想）的原因是甚麼呢？……當然，自己也並不是不知道她在戰爭期間為捍衛工廠而堅強鬥爭的情形和她現在的處境，

相反，自己對她為支援前綫而在後方進行的不亞於自己的鬥爭，不僅是相當感激，而且還向同志們誇耀過呀？但是，今天，情況變了。自己不是復員回來了嗎？那麼，同樣她也應該在家裏幫助自己，像過去那樣才成啊！——潤浩這樣想着，對蕙淑的心情有點不大理解了。他又想了想和蕙淑分開後，自己到清水去過光棍生活的情景，他心裏感到空虛、悲哀。他覺得今後，就是和妻分開一天，好像都不能再安心過下去了。正因為這樣，妻的態度，使他更惱怒。

正當潤浩懷着煩悶的心情，想着這些的時候，永姬忽然來了。

「姐夫你回來啦！你很辛苦了吧？」永姬說着從廚房門走了進來。她看見潤浩沒有馬上認出她，在那裏發怔，就向他作自我介紹：

「嘿嘿！我是永姬呀！永姬！」

「噯呀！看你長得多高！簡直認不出來了，你好麼？」潤浩驚訝的說着，含着笑讓她到屋子裏。

「還好！」永姬說着臉一紅，又問：「姐姐到那兒去啦？」

「開女盟會去了！」

「姐姐眞是除了工作之外甚麼也不知道，姐夫回來啦她還去開會！」永姬自言自語似的嘟噥了一句。過了一陣，她又盯着潤浩的臉問道：

「姐夫甚麼時候走？」

「今天就得走……」潤浩的臉色陰暗起來了。

「今天？……那麼姐姐也要一道走麼？……」永姬緊盯着他，像要從他臉上找出甚麼秘密似

的。

「當然要一道走暖！」潤浩的話剛落地，永姬心裏已經樂的開了花。事實上，最近永姬的心緒是有些不安的。她本以爲只要潤浩一回來，蕙淑就會在當天向工廠辭職的；却不料和她的估計完全相反，蕙淑照常到工廠來，絲毫也沒有辭職的意思。正因此，大家都在稱讚她，說她在丈夫回來那天，都沒有缺勤。相反，永姬却挨了許多罵。「蕙淑要是照常出勤的話，大家就會更罵我了！」這個想法，把永姬腦子攪亂了。所以她今天來，表面上是來看潤浩，而實際上是來調查情況的。但在這個刹那間，永姬不知爲甚麼忽然感到自己很卑鄙，心緊縮了一下。但她仍是不露聲色的，笑着說道：「姐夫！走的時候，你可要用根繩子，把姐姐拴的牢牢的拉着走，不然，你會帶不走她，她幹工作幹迷了……」說完她就告辭出來，急忙回了家。

潤浩默默的沉思着，總覺得永姬的話是在暗示着甚麼。

「我不能離開蕙淑自己一個人走，一定要帶着她，和她一道走……」他心裏這樣想着。

× × × ×

另一方面，蕙淑也有自己的苦悶。當她意識到自己美麗的夢，都變成泡影時，她感到心如亂麻，不能鎮靜。要和丈夫分離，固屬是痛苦的，但比這更痛苦的就是使丈夫惱怒。

她感到現在在自己前進的道路上，出現了兩條岐路：第一條路就是使自己過着安逸、落後、無價值的生活的路；第二條路就是使自己過着勤勞、前進、幸福和有價值的生活的路。自己雖然正向第二條路飛奔，但丈夫的手，却從後面緊緊拖住了自己。怎麼樣才能甩開丈夫的手呢？怎麼樣才能說服他，使他樂意幫助她向着第二條路前進呢？

她被這複雜的感情纏繞着。開完會後，便順小路向家裏慢慢走。但是，方才和她一齊開會的青年婦女們的面孔，又在她眼前晃動起來了；她暗暗地想：她們當中，一定有和自己一樣要向着第二條路前進，但被丈夫拖住的人；同樣也會有和永娥一樣情願走向第一條路的人。想到這裏，她恍然認識到：自己的痛苦，並不是個人獨有的痛苦，自己的問題的解決，是與解決一切人的問題有關聯的。剎那，她對不能理解自己這種心情的丈夫感到有點不滿和憎恨。但她沒有灰心，她又決心：無論如何要使他理解；她堅信事情一定會按自己的心願得到解決。

「他看了信沒有呢？……看過後，他會怎樣想呢？……」她這樣想着就加快了腳步。

蕙淑一進屋，就看見潤浩一個人坐在書桌邊，臉上帶着不愉快的表情。她的心不覺緊了一下。

「你吃過午飯了嗎？」她望了望炕頭上沒有動過的飯桌，又望了望丈夫的臉，輕輕地問了他一句。

「還沒有吃！」潤浩不愉快的回答她。

「爲甚麼不吃啊？」她不自然的笑着，走到炕頭把飯桌端過來，輕輕的放在他面前，說一聲「咱們一塊吃吧！」但是潤浩却把飯桌輕輕往傍邊一推，用帶着怒氣的臉色望了望她，說：「你來這兒坐一下！」

蕙淑的心涼了半截，但她還是沉靜的走到丈夫面前坐下了。潤浩沉默了半天才問道：「爲甚麼你不做動身準備？」他瞪眼望着她；蕙淑輕輕的低下頭，廻避了潤浩的目光；她從來沒有看到過丈夫這樣可怕的目光。

潤浩用勸誘的口氣繼續說道：「不要像小孩子似的竟撒嬌，趕快把行李綑起來吧！」他又附帶

着告訴她說，自己先到工廠去看看同志們，順便把她的手續辦一下。

這時，踡着腿坐在一邊，用手摳着蓆角的蕙淑，終於下了決心，把頭抬了起來。她帶着很痛苦的表情，望着丈夫靜靜的說道：「請你想一想，我怎麼會願意離開你呢？我不論甚麼時候都願和你在一起……」

「所以我才來接你呀！」

「但是工廠，現在忙的不得了，而且我還帶了三個徒弟！」

「我也知道你的立場很困難；但你現在就是辭職不幹，也不會有人罵你！」

「問題不在於罵不罵，而是我的良心不容許我這樣做！」

「良心？」

「是的！」蕙淑正眼望着他繼續說：「難道你希望我變成過去的我嗎？」

潤浩也冷冷的盯着她問：「難道工作比我還重要嗎？」

「兩樣都重要，如同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一樣，離開工作，活着又有甚麼價值呢？」

「那麼你是叫我一個人走是不是？」潤浩臉上罩上了痛苦、氣憤、悲哀等難以分辨的陰影。蕙淑抓住丈夫的胳膊，哀求似的說道：「喂！咱們再要求一下吧！還是請求把你分配到這個工廠裏來！」

「反正我反對你繼續到工廠裏工作！你爲甚麼不把家庭考慮一下呢？在戰前，就是你沒出去工作，咱們的家庭不也很幸福嗎？不要想別的問題，捆行李吧！好趕快動身！」潤浩說完，霍的站起來，在房裏來迴踱着。蕙淑望着丈夫，眼裏閃出了淚光；悲哀使她的臉暗澹了，她自言自語似的

喃喃地說：「我在夢裏也沒有忘過你，一想到和你重逢的日子和那以後要重建起來的家庭，苦也變成了樂……我一直都在確信，你是愛我的，你一定會理解我，並且幫助我的工作……但是沒想到你卻……我很失望，我難過！難過……」

她的半哭半訴，雖然使潤浩感到心痛，但他是壓制着自己的感情說：「那些話，倒是該我說呢！」接着嘆了口氣。蕙淑淚眼望着背着手站在那裏的丈夫，忍不住一陣心酸，就又哽咽的說：

「在戰爭期間，你別的都進步啦，可是爲甚麼對我還是從前那股勁兒？」

「那你叫我怎麼樣？」潤浩唰的把臉轉了過來。蕙淑接着說道：

「在從前，你那種態度，我是滿足的，可是現在我變了，就是說我也進步了，爲甚麼你不僅不想幫助我，甚至是想把我的一切驕傲、工作——美麗的夢，完全毀滅呢？」

「不願聽！」潤浩打斷了她的話。「你隨便好啦！我不贊成你再出去工作，我也有我的夢！」他挺胸大叫起來。

無形中，他們的理性，終於成了感性的俘虜，因此再也壓制不住感情的爆發了。蕙淑再也呆不下去了：悲哀、痛苦像狂風般的襲擊着她，使她感到心要炸開一樣。她霍地站起來說：「你堅持你的意見好啦！但是，我相信，總有一天你會理解我！」說完，她便慌忙跑了出來。

跑到外面後，她就像後面有甚麼東西在追着他似的，一直向工廠奔跑過去了。

突然，一陣旋風捲起塵土，向陰沉的天空飛去了，蕙淑的心裏也起了一陣旋風。這時，淚珠一般的雨點唰唰的從天上落了下來。

五

蕙淑心裏的旋風，到了工廠還沒有平息下來。

她走進了工段主任辦公室。剛一進去，她就看見宋老頭和崔同志都帶着灰心的表情，悶悶不樂的坐在那裏；他們好像正談着甚麼秘密看見蕙淑進來就停住了似地，態度顯得很不自然，連打招呼也不打了。

「你們來的早啊？」蕙淑勉強笑着，先打了個招呼。但他們倆人只點了點頭，一味注視着蕙淑的臉。崔同志的臉上帶着冷笑的表情，宋老頭則是滿面愁容。蕙淑望着他們這種不尋常的表情，呆呆的怔住了。

過了一會，宋老頭開了口：「蕙淑同志！你甚麼時候走？」

蕙淑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裝出不愉快的樣子答道：「走？往那兒走？」

「不是和你說笑話！」崔同志用討論永姬問題時那種帶着嘲笑的目光，望着她說。接着宋老頭又說道：「蕙淑同志！不是我們想攔阻你，不叫你走，因爲知道你甚麼時候走，我們才能採取別的措施啊！」

宋老頭說的是眞話，因爲他認爲她會走，心裏不免發愁，才說這個話。擺在他們面前的活兒，像泰山那麼高，這怎麼能不叫他發愁呢？所以，方才蕙淑進來之前，他和崔同志談的正是這件事。

蕙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說她走的話是怎麼傳到廠裏來的。她對那些不僅不想幫助自己，而只是肯定自己一定會走的同志們產生了一種不滿和怨恨的心情。於是，她就沉靜的問他們是誰說她走

的。

「永姬去見過尹同志後，回來說的！」崔同志還撇了撇嘴。

蕙淑像要把積在心頭的甚麼東西，一口吐掉似的叫了起來：「那是她扯謊，我並不走！」

「？……」聽到她這句意外的話，宋老頭好像怔住了；他眨了眨眼睛問道：

「你說的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呀！」

「真的？……我看不見得……我簡直……」緊接着宋老頭又自言自語似的說：「真不走，那該多好呢？……」顯然他是在半信半疑，崔同志却一味在搖頭。

「告訴你們，我真不走……不走！」蕙淑自言自語似的說完，便陡的轉身走出來，把門砰的給關上了。

「會是真的嗎？」宋老頭問崔同志。

「說不上！」

「怎麼說不上呢？」

「她一個人再堅持也沒用啊！」崔同志的意思是說問題決定於潤浩，所以，蕙淑的話是不可靠的。宋老頭也把頭點了點，並嘆了氣。

蕙淑跑到外面後，就在廊下碰到了從那面跑過來的永姬；她立刻停住腳步，怒氣騰騰的盯住了永姬。永姬也定睛瞅了她一陣，說：「姐姐怎麼生氣啦？」

「你為甚麼亂說話？」

「我亂說甚麼？」永姬立刻變了臉色這樣反問。

「誰告訴你的？說我走？」

「姐夫說的！」

「姐夫說的？哼！告訴你，我不走……不走！」蕙淑說完，猛一轉身，就淋着嘩嘩的大雨，踩着泥水走去了。

永姬像釘在那裏似的，好久都沒動。她悵然的望着蕙淑，心裏重又不安起來。

「她眞不走嗎？……那我怎麼辦呢？……不，表面上她是怎麼說，實際上，她是一定要走的：……」——這個想法在她腦子裏打起轉來。但她忽然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感情，像電流般的傳進自己心裏；好像這個奇怪的感情，一下子驅散了她心裏「爲甚麼她要那麼做？反正免不了還是要走的」這種想法，使她不由得眼圈熱辣辣的對蕙淑同情起來，同時，她又感到蕙淑站在很高的地方，而自己却達不到那裏。

永姬浸沉在這種情感裏，特別想起了那天自己到她家裏時，她說過的話：「他回來後，一定會盡力幫助我的工作，我確信他會這樣！」她那充滿確信的聲音，好像還在自己耳邊迴盪着；她慚愧得臉熱呼呼的燒了起來，並終於低下了頭。

× × × ×

蕙淑她們前夜班的同志們，淋着傾盆大雨投入了緊張的作業。電光在天空閃着，接着雷聲也隆隆的滾了過來；但是，不弱於閃電的強烈的焊接電光和火花，仍在大雨中飛舞着、閃耀着。

「姐姐！」蕙淑聽到德順拍着自己的背叫她，就立刻摘下焊接器從臉上取下了防光面具。

「姐姐！你今天怎麼啦？」德順擦着臉上的雨水說。

「甚麼？」蕙淑眨着被雨水弄糢糊的眼睛，望着她問。

「你看看這兒！」德順用指頭刮着蕙淑方才焊過的地方，接着說：「你看都成了蜂窩啦！」

蕙淑的心涼了半截，仔細一看，才發現方才焊的和德順說的一樣，眞的成了蜂窩。

「焊成這樣，我也有把握呢！」幾天前考上五級技能工的德順，故意神氣的笑盈盈的說。蕙淑因爲叫德順挑出了毛病，覺得很難爲情，就一聲不響的把那裏重焊了一次。

偏偏是今天，蕙淑的工作進行得不順利；她的眼睛雖在注視着焊接部分，但她老覺得丈夫的面孔在那裏晃着；每當她想起丈夫獨自在家裏憂鬱時，她的心就很痛，恨不得馬上跑回去的衝動，就會像旋風般的在心裏捲起來，這樣，她那握着焊接器的手，就要顫抖着，焊出些蜂窩來了；她雖爲驅散這些雜念而做着最大的努力，但還是枉然的，沒有甚麼効力。

「他不會眞的一個人走吧？…我是有點過份了……還是跟他走吧……不，不能……不能……」

她被這種複雜的感情，繼續纏繞着。丈夫的面孔也仍在她的眼前不斷晃動。

六

潤浩在妻出去之後，像個木人似的，面對着牆坐了好久。對妻的氣憤，在他心裏怒濤般翻滚着；在這種激動的感情戰勝理智的瞬息間，潤浩也和別人一樣，是不可能冷靜的從各個角度來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所以，他霍的站起來，開始捆起行李來了。

這時，他激動的情感已開始慢慢地平靜下去，理性又逐漸恢復了。他終於無力的撲通一下坐下

了。不知爲甚麼，他的心突然靜了下來，腦子也清朗多了。可是妻的面孔，又在他眼前浮現出來，引起了對她的無限愛憐之情。

「我說的話太過火了……完全可以冷靜的好好談啊……那她不是也會理解我的心情嗎？……反正總是要一同走……」他這樣想着，立刻後悔起來，覺得很對不起她。於是，他就決定到工廠去，先向她道歉，然後勸她和自己一道走；同時，他又考慮到了解工廠情況的妻，一定不好把自己要走的話說出口，所以就又決定自己去找工段主任，取得他的諒解。這樣，他便披上雨衣，從家裏走出來了。

不久，他就在工廠北門收發室，說過來廠的事由後，走進了工廠。一走進工廠，他就不能不佇立在那裏猶豫起來了，因爲他不知該走那一條路。

他真的相當吃驚，因爲工廠完全變了樣兒，比傳聞的還變得多，幾乎使他完全認不得了。雖然這是他呆過十幾年的工廠，但他却感到那麼陌生，就像第一次見它一樣。看樣子，有許多地方已經整理過，但那些遭到破壞的痕跡，也還是歷歷可見。他記憶中的那些道路，都沒有了，許多建築物巍然屹立過的地方，也都變成了一片空地。只有那些還沒有修好的斷了腰的鐵塔、破了肚子的瓦斯槽、生了銹的鋼筋鐵骨、凌亂而荒涼的投入了他的眼簾。他忽然感到有一個火球似的東西，朝心頭頂上來，眼圈也不由得熱辣起來了。就在這剎那，他很想立刻到自己過去工作的合成車間去看一看，同時，他又想到要到妻工作的瓦斯塔修建工地去，也得經過合成車間，就逕自向合成車間那面走去了。

他轉來轉去的把路走錯了幾次，因此過了好久，他才走到合成車間門口。他一眼看到，工廠牆

壁給炸彈炸出了許多窟窿，好像就要倒下一樣。看到這種情景，他像被誰拉着似的，急忙走進了廠房。突然，他「啊」的叫了一聲，就站在那裏不動了。

沒有屋頂的廠房裏，落着大雨，並被陰森可怕的寂靜籠罩着。但他吃驚的並不是這些，而是因爲他一眼看見了肚皮炸開、鐵板倒垂着的合成塔立在那裏。他呆呆的望了一陣，就忽地向它衝去，並摟抱了它。這是他操縱過的第一號合成塔。他像狂人似的失聲叫起來：「我來了！你的主人來了啊……」但是，這個斷了氣的塔，卻祇使他觸到了更冷的寒氣。他的心一酸，眼圈一熱，眼淚止不住像雨水般淌下來了。

在前綫時，他不止一次的聽到工廠被美國鬼子慘酷破壞的消息，每當聽到這種消息時，他的心裏就會燃起一股復仇的怒火，使他咬牙切齒。但他從未想到竟被破壞得這麼殘酷。

這時，他就像在火綫上，注視戰死的戰友們面孔那樣，眼睛裏燃起了無可形容的悲痛和仇恨的火焰。

「誰？」震撼廠房的銳利的聲音，突然響了。潤浩一驚，霍的把臉轉了過去。

「誰？」又是一聲。

潤浩向聲音響來的地方一望，才看見雨裏站着一位老人，正在望着這邊。剎那，「是不是崔老爹？」——這個想法在他腦子裏一閃，他的眼前就浮現了崔老爹的臉龐。崔老爹是在合成車間工作最久，年紀最大的合成工。潤浩的技術，就是崔老爹教出來的；也是潤浩在前綫時，時刻想念的人之一。

「是我！」潤浩謙敬的回答。

「說名字！」老人又叫了一聲。

「是李潤浩！」

「甚麼？潤浩？……」老人急急的向這邊走來了。

「您不是崔老爹嗎？」潤浩也叫着迎面跑了過去。兩人在第三合成塔前面碰了面 但他們只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潤浩！眞是你呀……」過了好久，崔老爹才嘆着氣低聲說。

「崔老爹！」潤浩也握住了他的手。

「眞是你活着回來了！」崔老爹的臉，忽然陰暗起來了。

「老爹！受了不少苦吧？」潤浩說着心一酸，熱血湧上來，眼睛感到熱辣辣的幾乎掉下淚來。

崔老爹用油汚的手背 把眼睛一擦，就拽着潤浩的胳膊說：

「別再淋雨啦！咱們到裏面去！」

他們走進了車間一角用木板釘起的小屋子。屋子裏只有電燈放射出微弱的光，人是一個也沒有。地下堆着許多生銹的鉚釘和螺絲帽；四面牆上掛着一串串用鐵絲穿起的螺絲帽；那些螺絲帽都是光溜溜的，顯然是擦過了。他再把崔老爹的臉仔細一看。看見他臉上增加了許多細小的皺紋，顯得他更衰老了。

崔老爹也盯住了潤浩。

「你是更健康了啊！」崔老爹說着笑了一下。接着又說：「我一分鐘都沒有忘過你們！」

他所說的「你們」，是指所有他教出來的合成工說的。

「老爹：您好像老了許多了！」潤浩說着不自然的笑了笑。可是，崔老爹好像對他這句話很不滿意，立刻皺着眉頭生氣的說：「你說我老啦？……哼！那你是說美國鬼子把我弄老了是不是？」他沒有惡意的瞪了潤浩一眼，接着說：「我老啦？……哼！我還覺得我更年輕了呢……你還是把你方才的話取消吧！取消……」

潤浩給他說怔了，只得急忙改口說道：

「老爹！我說錯了！」他這樣一陪不是，崔老爹才咧開嘴笑着道：「哈！這就對啦！這才是正理……」好像很滿足的樣子。

實際上，崔老爹不論是誰，只要一說他老，他就要不痛快。說他老這句話，在他聽來，就是不能再工作的意思，因而，他就會感到難過。

但崔老爹的臉上，隨即又佈上了一層悒鬱的陰影。他用不痛快的口氣接着說道：

「你看！美國鬼子把咱們的工廠，破壞成了這個樣子；我也變成了叫花子……你是知道的，我也是一個叫得響的合成工啊！可是你看，我現在搞甚麼？……沒想到搞上這個啦……」說着，他便從地上撿起一個鉚釘，瞅了一陣，又丟在地上，接着說：「但這沒有關係！因爲這是恢復合成工廠的準備呀……像你這樣優秀的技能工也回來了，所以，沒問題，咱們的工廠一定會重新開工，機器也都轉動起來的……可是，問題就是缺乏技能工……」說到這裏他就把話停住了。

合成工廠的技能工們，在工廠被轟炸後，都轉到別的崗位或別的工廠去了，直到現在，只有崔老爹和另外幾個人剩下來兼做警備守在工廠裏。

崔老爹的臉上流露着悲傷的表情，像講故事似的，慢慢把話接了下去。

「眞的！我眞想用我這對眼睛，再看看咱們合成工廠，隆隆的吼叫着轉動起來，肥料也像山一般的堆積起來……到那時，埋在地下的我們的同志們，也都會安心，高興起來呢……直到現在，咱們廠的金同志，握着合成塔轉輪，被破片打傷，嚥氣時喊叫着：「同志們：要守住工廠！工廠……」——這些話還在我的耳朵裏響呢！」崔老爹用手背擦去了眼淚。勞動模範金同志的臉，和他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情景，在潤浩面前浮現出來，使他的心顫了顫。

「但那些是過去的事啦……」崔老爹說：「你來得很好，讓咱們一道再把工廠恢復起來吧！計劃都在我心坎裏呢！沒有問題！」剎那間，他的眼睛射出了銳利的光芒。

潤浩終於把自己將要到淸水工廠去工作一年的事告訴了他。他一聽就驚跳起來，問他說的是甚麼，等到潤浩詳細的解釋了一番後，他才帶着無可奈何的神氣說道：「那就沒辦法了，那你又得和你媳婦分開嘍？……」說完，他瞟了潤浩一眼。這句話又使潤浩的心激動起來，暫時忘了的妻的影子又在他腦子裏旋轉起來了。

崔老爹又說道：「你媳婦可是咱們工廠的寶貝，是不可缺的重要的螺絲釘呢……我聽說，她在修建瓦斯塔的作業中，也是屬第一的，工作做的最好的人……你可要看重你媳婦……像她那樣的女人，這會兒可是不多的呀……話說回來，當然是不如兩個人在一個廠裏工作好嘍……可是，現在這是啥時候，還能顧到這些問題？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得工作，工作第一！是不是？」說完，他又咧嘴笑了。

不知爲甚麼，潤浩覺得崔老爹的話，一句句地刺在自己的心上，使他頭自然垂了下來。他要到這個廠裏的懇切願望和對妻的各種想法，亂成一團，使他不能再在崔老爹面前，侷促不安的繼續坐

下去了。他終於辭別了崔老爹，慌忙從那裏走了出來。崔老爹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並再三叮囑他，要他，注意身體，好好去工作一年再回來。

天好像漸漸放晴了，比先前亮了許多，但雨還在下着。潤浩在雨裏毫無目的地徘徊了一陣；他感到橫阻在自己面前的所有滿身創傷的東西，都像要擁抱自己但却在向自己怒目注視。妻滿臉淚痕的形象，又在他眼前晃動起來；不知從那裏傳來的電動音，就像妻的呼聲——我想信總有一天你會理解我！——一直鑽進了他的心坎。

「妻的話是對的！我做的淨是爲個人打算，而沒有理解妻的心……她已經不是過去的她了……」他這樣懺悔着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到了瓦斯修建現場前面了。他用驚訝的目光，仰着臉向電焊光閃耀的瓦斯塔半腰尋視起來，並很快的從那些正在手脚架上工作的同志中，發現了蕙淑，她正淋着雨操作。她的焊接器上，正迸發着強烈的火花。潤浩悍惑的盯住了蕙淑的姿態。她的姿態漸漸變成了火綫上那些正向反撲的敵人瞄準的戰士；從妻的姿態裏，他強烈的感受了嚴肅而高貴的感情，就像從那些戰士們身上感到的那樣。刹那間，他不由的叫起來：「喂！」

雖然蕙淑沒聽見，可是站在她傍邊的德順却驚地把臉轉向了他。她發現潤浩後，立即拍着蕙淑的背喊道：「姐姐！姐姐！底下有人叫你！」

蕙淑一驚，立刻丟下焊接器，拿開防光面具，一眼看見給雨淋透的丈夫站在下面，便不顧一切的從手脚架上一口氣跑下去了。這樣一來，弄得別的焊接工，也都停下工作朝下望起來，並慢慢的走下來了。

不知幾時，雨停住了，西邊的天空漸漸亮了起來。蕙淑跑到丈夫面前停住，只顧用熱烈而焦慮

的眼光，凝視着他一聲沒響；潤浩也只是默默的在望着她。

蕙淑終於顫聲慢慢說道：

「你爲甚麼出來呢？淋着雨？……」

從車架上走下來的宋老頭、永姬、崔同志等人，一下子把他倆圍住了。

潤浩臉呼的一熱，脫口說道：

「我決定今晚就動身！」

「甚麼？」蕙淑心一沉，表示很吃驚。

「喂！不要大驚小怪的！還是你說的對……我只顧替我自己打算啦！你還是在這裏工作好了……」過了一會，潤浩像道歉似地說着，難爲情的笑了笑。

蕙淑這才像剛睡醒似的，覺得眼前突然豁亮了。正在望着兩人的永姬的臉上，刹那間，佈上了一層陰影。

丈夫的話使蕙淑感激得竟忘記週圍有人，而一下投入了丈夫的懷抱。

「親愛的！眞感謝你！」

德順在一傍，嗤嗤的笑起來了，宋老頭也咧開嘴望着兩人笑着，崔同志則在望着別處。永姬低着頭，玩弄着焊接器的把柄；不知爲甚麼，她感到在人前抬不起頭來，就像犯了甚麼罪似的，心裏很難過。

「噢！我是班長，我也謝謝你！」宋老頭走到潤浩面前說。他們是初次見面。

他的話，反而使潤浩感到很慚愧，臉刷的紅了。

「現在我們能安心工作了，謝謝你……」宋老頭握着潤浩的手說。

「那裏話？我很慚愧呢！請你對她多加指導、幫助啊！」潤浩說着笑了笑。

「那裏的話，倒是我們要受她的指導呢！」宋老頭這句話，使週圍爆發了一場大笑。

「喂！」潤浩轉身向妻說：「我儘量再要求一下，請求上級儘可能把我分配到這個廠裏來，就是不成，你也不要難過，頂多也不過是一年呀……」

「那麼，好，大家再見！」潤浩說着，又轉向蕙淑說了句活兒忙，不要回來，就轉身大步走去了。

蕙淑還在發楞；她不知所措的站在那裏，凝凝的望着丈夫的背影，眼裏閃出了難過、焦急的神色，心頭湧起的一股惆悵的感情。

這時，一直在低着頭的永姬，突然說道：「姐姐！你怎麼還站着不動啊？快回去看看嗎！你太無情了！」永姬淚汪汪的推了推蕙淑的背。

「可眞是，你快回去送送他吧！我們替你多做點就行啦！」宋老頭也勸她。這樣，她才轉身：喂——喂——的叫着，從後面追去了。

剩下的同志們正在目送着這對夫婦，他們的臉上漾溢着嚴肅的表情。永姬的兩頰上，流着沒有名堂的眼淚；她感到蕙淑眞夠偉大，同時又感到自己未免太慚愧！

「永姬同志！你可要看好啊！」宋老頭目不轉睛的仍然望着蕙淑的背影，這樣嘟嚷了一句。

「爺爺！不要說啦！我已經知道啦！知道啦！」她叫着蹬蹬的順着瓦斯塔板梯跑上了手脚架。

宋老頭回頭望着崔同志說：

「噯！咱們以後也得把咱們的觀點糾正一下呢！你也叫相女到工廠來吧！」

崔同志紅着臉，不好意思的站着甚麼也沒說。

永姬的焊接器上，已經閃出了強烈的電光。

在很快地清朗過來的天上，雲層裂開了，露出了一塊塊蔚藍的天空；從那裏射出的陽光，照耀着挽着臂走去的夫婦的臉龐，照出了他們如同向日葵般的臉上明朗的笑容。

蕙淑的眼前，重又出現了天空的彩虹那樣燦爛的夢！那正是對幸福的明天的光輝的展望。

（完）

——一九五四年五月　於興南——

成　納　譯

職盟班長

俞恒林

一

滿達山是個連棵樹也見不到的光秃秃的山。它好像被岩石蓋了一層，岩縫的泥土也像有人故意填了進去似的。雖說是多岩石的山，但是岩石圓圓地並不太突出，而且露在外面的岩石也都像冰塊似的溜圓，這些就是石灰石山的特徵。在山脚下的一個比較寬敞的地方，有一個水泥工廠，山那面的對面山脚上，疏疏落落地有水泥廠的直屬工段——石灰爐。

石灰爐像個沒有樓閣的城門，上面平平的，祇是在下面有個拱門，首先映入人們眼簾的不是石灰爐的模樣，而是蓋滿了那一片的白石灰。這刻，陽光已經照射到對面的山頭，但是不到作業時間的第四石灰爐，還是沒有甚麼動靜。

在從石灰爐那裏到山下的地方，有一個單獨的辦公室。

在照射着和煦的陽光的辦公室，有一位滿面鬍鬚的中年工人。他疊起舖在桌上的毛毯子，把門敞開後，拾掇桌子和地板。

在他不慌不忙地掃着地的時候，有一位年青的女人向辦公室走來，兩個人相互瞅了一眼，但是

那位中年工人還是一聲不響地掃着地。

「喂！這兒就是第四石灰場嗎？」

但是掃地的人不吭聲。

「工長同志還沒有上班嗎？」

「嗯，還沒有上班哪！」這回才勉强地開了口。

那位女人想問些甚麼，但又默不作聲地站在一角上瞅着那個漢子掃地，看樣子是在等着工長來。掃完地到井口洗完臉後回來的那位中年工人，看那位女人仍然站在那裏，就一聲不響地搬來一條板凳放在她的面前，意思是讓她坐下，然後到對面角上，打開包袱在找甚麼，那個包袱一看就可以知道裏面並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他把包袱放在原地，向女人瞟了一眼後才開口說：

「到這兒來是想找點活兒幹嗎？」

「是的！」

「請你坐在那裏等一會兒吧！」

女人默默的坐在板凳上，過了一會兒又說：「你昨天晚上值班了嗎？」

面黃肌瘦的工人手摸着滿是鬍子的下巴，打了一個哈欠，然後點了點頭。黑眉毛下面的眼睛深深地陷進去，在消瘦了的臉上流露出很疲倦的樣子，分明是連說話都不耐煩。

「怎麼一個人值班嗎？」

「是啊！」

「一個人！不睡覺怎能受得了呀！」

「不睡！一兩天還可以，要每天不睡覺，誰能受得了呀？」

「大叔，你經常一個人値班嗎？」

「什麼値班不値班，我們宿舍沒有地方，才到這兒來呢！」

兩個人這樣，慢慢地談開了心事。

這個中年工人，在戰爭以前，還拉着車幹了些零活糊口。家口全被炸死後，經里人民委員會的介紹，到這個水泥工廠還不到半年。他在對面水泥工廠幹活的時候，好歹還有宿舍，但是來到這石灰場以後，因爲宿舍太擠，只好已在辦公室裏睡了一個月。他今年四十三歲，名叫金龍植。

那個女人今年二十六歲了，名叫崔英姬。原先住在海州，由於組織決定來到了這個工廠，是從壓縮機那裏又調到這兒來的。

他倆越談越覺親近，因爲他倆都是根據內閣決定一五四號參加工廠的人，尤其是因爲他們都是由於美國鬼子的暴行而流離失所的人。

在聽他講話時，英姬不覺流了幾滴眼淚，直到他講到工廠內部的一些情況時，就又不知不覺地納起悶兒來了。

在他倆交談時，報告開始上工的電鈴響了。但是辦公室還是空落落的，沒有人上班。祇有幾個工人向室內探了一下頭，就又到井邊的柳樹下聊起天來了。

英姬望了望外面。她看見在披着白灰的燒成爐前面有人閃着，但沒有開始工作，祇是三五成羣地在那裏悠閒地說說笑笑。

拉過汽笛十多分鐘後，一個穿着國防色馬褲，戴着黑色八角帽的小伙子來到了辦公室。他先向

崔英姬打量了一番後，就在辦公桌前面坐下來了。看來他有三十開外，剛理過髮，鬍子也刮得淨光，臉上還帶着不耐煩的懶洋洋的神色。

金龍植咳嗽了一聲後說：

「統計員同志！我去吃早飯啊」說完就向外面走去。

英姬拿出勞動部發給的工作介紹信，放在統計員的前面。統計員先點上一支煙後，向她問。

「你過去在那兒工作？」

他這樣問一句又冷淡的把介紹信推到一旁，從抽屜裏拿出了文件。

「在粉炭車間壓縮機旁工作……」

統計員既不問話，也不給甚麼指示，祇埋頭作許多數目字的統計。過了半天他才抬起頭來，瞅了一下還佇立在桌邊的英姬，然後指着凳子說：

「坐在那裏等一會兒吧，工長就要來的」

英姬久久地坐着，透過窗門可以看見工場，那裏好像已開始了作業，但仍有些人在樹陰下高談闊論。

「統計員同志！工長甚麼時候來呀？」

英姬回過頭來一看，一個從頭到脚全是白灰的老人正站在統計員的面前。看來已有五十多歲了。鬍鬚雪白，不知道原來就是那樣，還是被白灰弄的。

統計員祇是直望着他，也不回答。

「已經求他在今天早晨搬出生石灰以前給看一下嘛……看一下燒出的生石灰的模樣兒，也好叫

他知道這樣蠻幹是不行的……」

「昌善同志，你旣有那麼大的本領，就自己燒唄！何必找工長哪！」

統計員連說帶笑地戲弄他，令人感到他是個狡猾的人。

老人一賭氣走出房間，不久，隔着窗門傳來了大喊大叫的聲音。英姬心想有人在燒成爐前面吵架了。正當他看着那些在白霧般散發着的白灰裏蠕動的人們時，怪叫聲停住了。只見有一個高個兒的漢子嘟噥着下了山。這個人到了辦公室以後還在咕嚕不休，他就是工長。

「這些人稍一放鬆，就到處亂扯，那裏想幹活呀……」

工長氣呼呼地嘟噥了一陣後，問統計員：

「俊浩同志，統計報告寫好了沒有？」

「中午以前可以寫完」

工長本想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但看到英姬後就目不轉睛地端詳她。

「你來有甚麼事呀？」

英姬把放在統計員桌上的介紹信放到了工長的面前。

「又是女人？」

工長哭喪着臉說：

「分配到哪裏去呀？推車組裏倒是祇有三個上班的，調到那裏去怎麼樣？」

他雖然想和統計員商量，但是因爲統計員不吭氣，就一個人在那裏發起牢騷來。

「可是那裏的六名定員也滿了！大概……」

統計員這時才說：

「定員哪裏滿了啊！」說着拿出文件在翻看着，可是看樣子還是工長說對了。他搔着頭：

「這點兒事有辦法處理嘛！反正別的部門會有缺員的……」說着就收起了文件。工長向英姬的跟前走來。

「咱們到別的地方去吧！」

英姬跟着他走到被白灰覆蓋着的燒成爐的前院，繼又走過那裏到了山坡，工長停住了脚步。英姬也走到他跟前瞅着下面。像房基似的平坦的地上，有兩個像埋上泡菜缸似的圓窟窿，從直徑約有一丈多的窟窿裏冒着蒸氣似的煙，人們正向那裏裝填拳頭大的碎石。看完向燒成爐裝石頭的作業後，只見工長沿着推車的線路走去。這個推車路一直通往離這兒不遠的採石場。

採石場裏有兩個男人在鑿着炸藥孔，下面有一男一女在滾着昨天炸開的石塊。被滾到推車旁邊的石頭，正被一男二女用鐵錘在打碎着。

裝着石頭的推車上祇有三個人。編制上是六個人，但有一人只掛上推車工的名義卻在作別的部門的工作，兩個人缺了勤。

走到推車跟前的工長，伸着脖子看了一下車廂裏的石頭後罵起街來了。

「倒是幹了甚麼，淨顧扯淡啦…… 他媽的，最近，女工們竟想找個合心的男人，那裏想幹活啊……眞是他媽的氣人！」

往推車裏裝着石頭的三十開外的女人和十八九歲的姑娘，根本沒搭腔，也沒睬他。祇有寬臉的中年男子搭拉着頭規規矩矩地行了個禮，但看着英姬苦笑了一下，然後向着工長擠擠眼。

工長把作業方法大概地講給英娫聽後，就向冒起白灰的石灰爐前院走去了。到現在還像認眞幹活似的人們都洩了勁兒，而且方才噘着嘴的中年工人，啐吐了一口唾沫在嘟噥起來：

「當上工長就那麼了不起……張口就不說人好話，一見女人就說長道短的，哼！」

用鍾子打着石頭的一個女人也插嘴說：

「女人好欺負嗎！要擺臭架子，又不敢在男子面前擺……」

聽到這些俏皮話後，英娫呵呵地笑起來，她覺得大家對工長批評得很對頭。

新來的這位女工，從頭一天起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性格活潑，又很能開玩笑，不到幾個鐘頭，就和大家親熱起來了。不偷懶，一刻不停地幹活，這正是她的特點。大夥兒幹活時，再沒有比東張西望地偷懶的樣子令人討厭的。不管在哪兒，祇要肯賣力氣的人，就能受到大家讚揚。

這是英娫頭一次和春實推推車時發生的事情。在下坡的時候，英娫也和春實一樣跳到推車上了。推車向下跑的時候，一點兒也不老實，就像對騎在背上的人發脚氣的騾子似地亂顚。所以，最初她也和別人一樣地把腰板伸直，但隨着推車速度的加快，用兩手緊握住車廂的邊緣，把眼看要掉下似的屁股使勁撅起來，然後小心翼翼地祇瞅着地面。大大的眼瞪得溜圓，嘴裏不斷說出「哎呀！哎呀！……」的擔心的話，後來索性「哎呀！我的媽呀！」的大驚小怪叫起來了。

這可把春實給笑壞了。春實摀着肚子笑起來，但又感到不好意思，就把頭轉向別處。滿以爲不好意思或害羞的英娫，下車後却抱起春實大笑起來，這樣兩個人互相抱起來大笑了一場，她倆就這樣變成了像是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

「最初我也和你一樣，眞嚇壞了……」

春實用鼓勵的口氣說。

「祇要這樣站着就行。沒有甚麼可怕的……」

英姬翻了一下眼皮，又笑了一場。

從那以後，在推車向下波飛跑的期間，好開玩笑的春實也不好意思笑了。當然，英姬微彎着腰，死把着車廂的姿勢是令人可笑的。但是她緊閉着尖尖的嘴唇，睜大眼睛，特別令人奇怪的是她老翻着白眼珠，這些使春實不敢笑出來，只好嚴肅一些。

就這樣，英姬幹了一整天。別人歇着的時候，她就說「煤要供不上啦……」或是「石頭要供不過來啦……」來帶動春實，於是想歇一下的春實也就和她幹起來了。

說起來，石頭和煤炭是燒成爐的命根子。所以，兩樣缺一樣，燒成就要乾瞪眼，沒有辦法。燒成爐吃一塊煤炭，就要吃一塊石頭，在這裏，石灰石就要燒成生石灰。

在離採石場不遠的地方有個煤堆，那是人們從山下揹上來的。春實和英姬在這裏把煤裝在推車上，路過採石場前面時，有些人正在談論英姬：

「等着瞧吧，今天是頭一天，總得幹出點樣子，要每天這樣幹，那還受得了嗎？」

這是最初在工長面前也噘過嘴的推車工李達秀說的話。

但是第二天，英姬還是照樣幹了一天。

二

英姬到這兒的第三天早晨，在開始作業以前，工友們都聚集到辦公室的前面。人們都不知道是

怎麼回事，祇是面面相覷。英姬知道這是自己到這裏來以後頭一次，但決不是因爲兩天內出了甚麼事情。

作業時間過了好大一會後才露面的工長，看樣子是悶了一肚子氣。

「昨天也被上級叫了去，挨了一頓痛駡」

他開口說了這麼一句後，說這個月也沒有幾天了，大概這個月的生產成績只能勉强到達百分之三十，在全國範圍來說是最落後的，接着又暴燥地說這裏全是些流氓，眞叫人沒辦法。並加重口氣地說：如果不想幹活，祇認爲領點配給，領點報酬就行，那就等於盜竊國家的糧穀和錢，是個反動派。

「反動派不是別的呀！這些傢伙都是反動派……是最壞的反動派。」

說完就指出三個人的名字，並伸出脖子看一看在場不在場，然後說：「同志們得特別加小心哪！要祇是表面上裝着幹，可就免不了要吃點苦頭兒的」

說完就翻着眼皮向人們掃視。爲甚麼不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竟給這種類似威脅的警告呢？英姬覺得有點受不了，甚至感到這是一種侮辱。被指出的三個人都是女同志，而且其中還有春實，這更使她覺得不愉快。

在英姬這樣稍微興奮的時候，工長又換上溫和的面孔叫了她。

「英姬同志在哪裏？……嗯，請你到這裏來吧……同志們，現在向你們介紹一下。崔英姬同志是一位很有社會經驗的、在壓縮機車間當過職盟班長的同志。我認爲今後選這位同志當我們工場的職盟班長是很適當的。」

英姬在很多羣眾的面前也露過面，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難爲情。她輕輕地扯着工長的衣服，提醒他說：

「這種話是應該在職盟會議上說的呀！」

「沒啥，反正是你的事兒……」他滿不在乎地說。

事情鬧到這步天地，英姬也不得不說兩句。

「我從兩天前在搬運組幹活。工長說要選我來擔任職盟班長，但這是應該在職盟班全體會議上決定的，完全取決於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在羣眾面前說這些話已經夠她難以爲情的了，加上工長統計員和其他幾個同志都一齊哈哈大笑，弄得她的臉一紅，再也無法保持鎮靜了。

在發生這樁事的當天晚上，召開了職盟班長全體會議，會上大家根據工長的建議，選英姬爲班長。這種行政任命式的選舉，並不能使英姬滿意，她總覺得心裏彆彆扭扭的。所以，會後她跟統計員俊浩談了自己的這種心情。

「馬馬虎虎就算了……」俊浩說着也只是笑了笑。

這位統計員還不錯，因爲看來他對工作還很積極。雖然他對工人關心不夠，會給人一種像小看人的印象，但是相處起來却是一個有禮貌而老實的人。

英姬當上職盟班長的第二天，結束作業後來到了辦公室，她看到屋裏祇有統計員一個人，心想這倒是個好機會。因爲她本來爲了開始作職盟工作，想和工長討論幾個問題，但是因爲工長的一舉一動太使人不滿意，所以她心想先跟統計員談幾個問題倒好。

「這裏原來就是這樣的嗎？」

「妳說的是那一方面呀？」

「眞奇怪，怎麼沒下班前就一個兩個地人都跑光了？」

「嘿嘿！那眞是件頭疼的事情。所以，工長同志常常翻起臉大發雷霆！可是這些人也怪，怎麼說也不聽呀！」

「我看得想法叫他們遵守上下班的時間。」

「應該如此，班長同志得操操心呀！」

「値班制度也沒有很好的建立起來吧？」

「豈有此理呀！那能不實行値班呢？」

「不是因爲宿舍擠不開，有一位同志專門到這裏來睡嗎？」

「那就行了唄！還要什麼値班呀？」

「可是光顧睡覺，那……」

「算了吧！沒有關係，夜裏還能有誰到這個地方來檢查嗎……」

「問題並不是來檢查不檢查的呀！」

「那倒是眞的，可是這幫人連上班時間都不遵守，叫他們値班，他們能聽話嗎？」

「要把紀律加强起來嘛！」

「反正我不知道，工長叫幹啥就幹啥……」

因爲他老把責任推給工長沒辦法再說下去，於是她把話頭轉到別的問題上了。

「宿舍是土窰洞，你不嫌它太窄嗎？」

「是啊！可是宿舍正在蓋呢？蓋好了就沒有甚麼問題了」

「要是蓋好了話，就會早就住上，聽說沒蓋完就擱下啦？」

「沒有材料有甚麼辦法？沒有瓦還蓋啥呀？」

「那末得向上級建議，想法……」

「工長同志常去上級那裏……」

他又把責任推到工長的身上。正好那時回來的工長信口開河地滿口答應，幾乎令人有點不能相信。他剛進來她就又提出了值班的問題。於是他說：「當然嘍！要是出了事就要坐牢獄呢……俊浩同志，今天我要和睡在這兒的龍植同志倆值班，從明天起咱們也派兩個人值班好了。不願意值班的傢伙，在這次乾脆給刷下去，留那些搗蛋鬼幹啥用啊！」

說着裝出正經的樣子，接着對英姬笑了笑，裝出一付對她好的樣子。但是一提起宿舍問題就又搖頭了。

「生產成績不好，到處吃不開，那裏說得通啊！唉，簡直是倒霉極了……」說着就唉聲嘆氣。英姬覺得沒有必要再聽他扯淡，就提出了別的問題。

「工長同志，爲甚麼在出勤簿上不登記呢？」

英姬認爲這也是一個最緊急的問題，所以十分愼重的問他。

但是工長却滿不在意的把話接過來。

「一共才幾個人哪……那點雞毛蒜皮的事沒啥了不起叻」

但是俊浩還算很聰明，他覺得英姬的發問雖然溫和，却是很正經，於是趕忙打斷了工長的答覆。

「豈有此理，怎麼有了出勤簿還不登記呢。祇不過我們這裏跟別處不同，一共才四十多人，站在這裏也可以知道誰上了班和誰沒有上班，所以有時候也就不大追究這些事……反正都是一樣的嘛……」

「可是我認爲上下班應該嚴格一點。規定要我們那樣作，再說像這兒這樣紀律不強的地方，不是得更應該嚴格一些嗎？」

也許覺得這個問題扯長了沒有好處，他躲着英姬的眼光，又拐了個彎兒說：

「是，是，班長的指示嘛，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啊！就是你要我腦袋，我也不能不聽你的。」他笑了一笑後還感得不夠。

「我這個人對女人的話是向來不拒絕的……」他加上這麼一句後就瞇上了一隻眼睛。英姬對他那怪模怪樣的行動連理都沒有理，祇是跟他講了道理。

「那末請你從明天起，認眞地把上下班的情況記下來，那樣一來，我的工作也就好搞啦」

英姬對這個問題祇談到這裏，然後對學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工長！我看咱們這裏也不妨在作業前開個兩三分鐘的會議，你對當天的工作作指示，在下班以後再來個簡單的會，檢查一天的工作，看誰在積極幹，誰在磨洋工，我也可以趁那個機會搞點職盟的工作」

工長和統計員都默默地不搭腔。俊浩抿着嘴哭喪着臉。坐在那裏沉默了半天的學善搖着頭說：

「班長同志既然認爲那樣好，就請你隨便好啦，我懂得啥呀，祇不過是憑鏟子掙飯吃的人……」

英姬甚麼話也沒有說。

「我算他媽的不走運，偏偏碰上這麼個麻煩的崗位，到處聽人家說長道短的，老挨人家罵……這頓罵已經夠挨的了，誰知班長也來到就開口說甚麼混亂呀！落後啊甚麼的，眞把我折騰的夠嗆，乾脆讓出位子算了，要不然受不了啊！」

英姬眞沒想到工長會發這麼大的脾氣，祇是呆呆地坐在那裏，心想還犯不上和他一般見識，另外覺得別的單位都很遵守紀律，這裏也不會而且不能誓死反對的。發了一陣牢騷的工長，緩了一口氣後嘆氣的說：

「班長同志乍來還不了解情況，事情鬧到這個樣子，怎麼能完成計劃呀！戰爭以前，運煤的活兒根本不成問題，起重機一響就，一點不費力氣的把煤運到上面來，可是你瞧現在不是全靠人的肩膀硬往上揹嗎？水也罷，篩石灰也罷，這些個重活兒，過去都是用機械幹來的，可是最近不是用篩子一點一點地篩嗎！這那裏像個活兒呀？加上我們的工作人員又都是外行，大半都是女人……雖然是這麼一個情況，但是上級老强調甚麼計劃量，眞是夠受啊！」

英姬明知這些是毫無根據的怪話，但是並沒有反駁，反而親切地說：

「誰說不是啊！機械作的活兒要人來搞不是要更應該加强勞動紀律嗎？」

過了一會兒，工長覺得這是不能那麼硬反對下去的問題，所以他在口頭上表示從明天起要那麼辦。

英姬對自己初步的工作多少有點滿意。但當她站起來還沒有走出辦公室時，背後就傳來了「匹」

的一聲。她雖然沒有回過頭來看，但已猜透那是俊浩。

三

她在回家的途中，想越過山嶺，但因山太陡，兩條腿直哆嗦，覺得非常疲倦。大概是大雨快來了，天氣特別悶熱，汗水濕透了襯衣。英姬剛剛登上山頭，一陣清涼的微風迎面吹來，使她真想在這兒休息一會兒，但她繼續走着，怕家裏的孩子們在等着。

的確是很累。直到前幾天在壓縮機旁幹的活固然是體力勞動，但是比起現在的工作總算好些，而現在的艱苦，與其說是體力勞動倒不如說是腦力勞動。過去在海州的時候也縫過洋灰袋，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吃力過。比起那些她覺得更痛苦的是她的心。

她來這個地方雖然是黨支書分配的，但是到這裏一看，眞比她預想的還要嚴重，那個廠房的骯髒勁兒，工友們的死氣沉沉，眞是令人難以想像在共和國會有這樣的工廠，這現象實在令人不能滿意。

要是能夠回到壓縮機旁該多麼好呀！是不是擔負了力難勝任的任務？今後是不是會遇到比今天的事情要困難幾十倍的問題？能不能想法回到壓縮機那裏呢？……

但是她又覺得不能那麼辦，這是黨交給自己的任務，黨支書曾一再囑咐過。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把前額上鬆散下來的幾根頭髮掠向腦後。

「英姬同志，叫你來是想把極困難的任務交給你……」黨支書說的這些話，直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當時自己不是說不管甚麼事，祗要是黨交給的任務就決不推辭嗎？

「好了，這件事已經和行政方面商量妥當。明天你到勞動部領介紹信後到第四石灰場去吧。」

英姬心想大概是調我到第四石灰場去呀！她想到這裏，起初那緊張的心情輕鬆了許多，甚至臉上浮出了笑容。

黨支書也許正察覺出了她臉上的神氣，他强調說：

「光說讓你去第四石灰場，你也許覺得這是不重要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一個祇能完成生產計劃的百分之三十的單位。」說完，他細心地打量着她，又認眞的說了下去：

「戰爭證明我們是能夠保衛自由和獨立的民族，但是單憑那一點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建設一個幸福的、美好的國家，我們要使祖國成爲侵略者再不能侵犯的强大的國家，我們流着血戰勝敵人也是爲了它呀。可是你瞧，在戰後恢復建設上需要最先修復和投入生產的建材部門的工作人員——我們，祇生產計劃量的百分之三十的這個事實說明甚麼呀？這眞是在祖國、人民和敬愛的領袖面前無法抬頭的罪惡哪！」

他繼又詳細地說明了第四石灰工場的實情。他又告訴她說，首先在四十七名工人中有四十名是新來的，而這些新來的工人還沒有安心，老是有流動現象，而且最大的缺點就是勞動紀律還沒有建立起來。

其次那裏離本廠遠一些，工段主任負責照管第三、第四、第五石灰場。工段主任原來是窯爐工，他主要是負責修復燒成爐，這樣一來，第四石灰場的生產就由工長負責，這是個特殊情況。在談話中，英姬知道了那裏因爲只有三名黨員，沒有支部組織，所以他們祇是屬於第五石灰場支部組織。

這次就在這種情況下出了事：職盟班長把要分給工人的配給物資一下裝進腰包裏後溜之大吉了。

黨和行政方面借這個機會到第四石灰場檢查了一次工作，然後研究了辦法，爲了這才把粉煤工段的職盟班長英姬調到這裏。

「你也知道，現在我們不得不把大部分的力量集中在大規模的水泥廠的恢復上。我們是瞭解第四石灰場的困難情形的，但也不能把我們黨的堅強的力量全派在那裏。祇在數量上派許多人也不是個妙法子。主要的還是得派一個在重要關頭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同志，你知道了嗎？你要記住這樣一件事：現在即使是集中全力來進行恢復工程的時候，但是在已經恢復的部門要搞不好生產，那麼這對我們整個工廠是一個永遠洗不清的丟臉的事情，而且對基本恢復工程也是個很大障礙。現在第四石灰場祇不過是擁有四十多名工人的工段，拿我們工廠整個來看，它祇佔百分之五，可是就是這個百分之五給我們整個工廠丟了臉，在已經恢復的小單位增加生產，提高工友們的生產熱情，這就等於間接地幫助基本恢復工程，也是給整個工廠奠定良好基礎的事情呀！」

對黨支書這樣的勉勵，有誰能猶預不定呢？但是實際到那裏一看，覺得要把工段提到能夠完成每月的生產計劃的水平上，是十分艱巨的事情。要是他在這裏的話，可以商量一下，還可以取得他的幫助，那該多麼好啊！

西邊天上的長長的浮雲被晚霞染得通紅，山下彎彎曲曲的平野，開始被夜色籠罩起來，到處是像繁星似地閃閃爍爍的燈光。從今以後，再也用不着擔心暴露燈火了，這些燈火啊！祇是瞅一瞅也會令人感到振奮的。

她猛然想起了停戰那天晚上的情景，家裏敞開着門，全家人都圍坐在燈光下，說說笑笑地鬧鬨到深夜。當天夜裏在淨亮的院子裏，戰爭期間生下的三歲的敬淑不消說，就是九歲和十歲的明子和吉女也舉着小旗玩得眞高興。要是平常時，這些孩子們早就入睡了。正在看着這些亂蹦亂跳的孩子們出神的時候，母親曾問：

「敬淑娘，你不舒服嗎？」

「不，並不覺得怎麼樣！」雖然這樣說，但她覺得瞞着雙目失明的母親怪不好意思的。也許她知道了甚麼？眞是一位眼睛看不見却能善於摸人心底的母親。母親不再問下去，祇是長吁了一口氣，大概是猜透了英姬的心情。

過去飛機每天在頭上騷擾，給人帶來痛苦和不幸，這樣的戰時生活已經結束了。但在充滿着幸福理想的今天，她之所以難過，是因爲想起了已死的丈夫。她默默地凝視着敬淑可愛的臉蛋，不由得想起他已不能和她一起迎接這個和平的日子了。亂嚷嚷的剛學話的孩子，一顚一顚地走了一圈後又伏在媽的腿上。每在這時，在她的眼前就浮現出丈夫死後的幸酸的景象，眼淚就熱辣辣地滾了出來。

英姬走着山路，輕輕地擦了眼淚。自己最可靠的、最信任的丈夫已經不在世了，她總覺得自己孤獨，擔子沉重。

家裏的人等了半天，看她不來，正準備吃晚飯，這時她走進院裏。失明的母親最先聽出脚步聲後說：「你來的正好」

性子急一點的吉女扔下勺子後跑到門旁，比吉女稍微沉着一點的明子，把身子轉過來打開書

包，拿出了一張紙。

「今天進行了國語考試了」

「那你考的怎麽樣？給我看一看！」

和英姬根據表情猜測的一樣，明子果然是得了五分。

「嘿！吉女才得了四分哪！」

「我沒有答上去，並不是因爲不知道呀……」

吉女端着飯碗走進來噘着嘴好像不痛快。

「那你爲甚麽沒有答上呀？」

「拉了一行吧！眞是……」

「你這個荒唐鬼！眞成問題。」

九歲的明子和十歲的吉女都是二年級生。但是大一歲的吉女性子毛燥一點。爲了不使她感到失望，失明的奶奶撫摸着她的頭，拿起勺子讓她吃飯。

「敬淑這孩子也不吃晚飯，大概是睡覺啦！」

晚飯後，吉女和明子在一塊學習，英姬也在一旁打開了一本書，那是一本不厚的「大衆政治讀本」，是丈夫念過的，並教過自己的書。書角被敵機的機槍彈穿個窟窿，那一角的字跡已看不清，但對英姬這却不關緊要。

結婚前，英姬在識字班學了一些字，但是認眞學習還是在結婚以後。當時，她覺得學習文字就是學習生活，在丈夫的跟前學習就覺得很幸福、很滿意。她想起了這些，就不由得用關注的眼光注

視着敬淑的小臉蛋，她越長越像爸爸了。此刻，她彷彿看見了沒見到女兒就死去了的丈夫……

在作最後離別的瞬間，他對肚裏的孩子啥也沒有說。從警察隊拘留所的小縫裏，英姬聽到了丈夫的話語聲，那聲音至今還使她感到溫暖。

「再不要說三十五這個年紀太可惜。比我年青的革命烈士有多少啊……到了這裏，我感到慚愧和遺憾的是，我爲甚麼沒有作出更多的工作！」

說完這句話後就默不作聲，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妻子的大肚子。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地獄裏，對肚裏新生命的關心終歸不如對母親生命的關心大的，正因爲那樣，英姬的丈夫總是無法收起那痛苦的目光。現在想起來，覺得那個目光，是作爹的對肚子裏的孩子告別的目光，想到這裏，她的心就像針扎似的難受。

英姬像沒有忘掉丈夫的最後遺言一樣，沒有忘記自己在他的屍首面前所作的誓言：

「雖然不能延長你的生命，但我一定要承當你所沒有完成的事業。」

她滿懷着對敵人的憎恨，認爲自己應該走的祗有一條復仇的道路，過了一年、兩年、兩年半的期間，這個誓言無形中成爲支持與鼓舞她的力量。是的，我應該作他所沒有作完的事情！

「媽！」

睡醒的敬淑看媽在跟前，好像很滿意似的笑呵呵地躺着不起來。英姬露出刷白的牙齒，眼睛也瞇起來了。

「噢！敬淑睡醒了！」

抱起了女兒，英姬臉上的暗影已經消失了。

四

每天早晨在出勤薄上登記的制度，終於認眞地實施起來了。最初，俊浩好遲到，常在打鈴以後才上班，後來他也開始按時上班了。職盟班長英姬很早就上班，在辦公室裏和工人們交談，一直等到統計員登記完畢開始工作，才離開那裏。統計員雖然不喜歡她，可再也不敢輕視她了。

英姬利用作業前後的空隙，向工友們進行宣傳和解釋，要他們提高出勤率，保障八小時工作。

這裏的大部分都是沒有作過集體勞動的人，很缺乏組織觀念。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八小時工作，有的人認爲猴子有時還從樹上掉下來呢，晚來十幾分鐘算甚麼，算作遲到也未免太過分了。有的人聽說上班以前作好準備，八點半準時開始作業，就認爲這是另一套制度。

一天晌午，他們談天時，碎石工基德的母親素活，對英姬說：

「班長同志，你那個制度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呀？」

「甚麼制度呀？」

「你說是八小時工作，實際上哪裏是八小時呀？你看，這兩天每天都要早來十分十五分鐘，晚上得下班以後才能洗臉、換衣裳，有時候還得參加會議呀？你知道最近日頭在八點左右才出來，六點多就落啦！你算算，差不多得十個鐘頭，那些家有十里來遠的人，來來去去，得有十一個鐘頭哪……」

說着就把臉轉過去了。這時管炸葯的鄭順一，在一旁火上加油似地插了一句，她說：

「哼！做飯的時間和睡覺的時間還沒有算進去哪！」

這句話惹得閧堂大笑。英姬也禁不住笑了笑，但又怕她難以爲情，就用安慰的口氣說：

「家遠的確是個麻煩事，不知你家離這兒有多遠？可也不能說家遠就要遲到啊！」

英姬這樣說，是因爲常看到她遲到，她根本沒有早點上班的時候。

「她家遠甚麼呀！」生石灰的搬運工金昌善老人捋着鬍子插了一句。「那就是她的家啊！」他指了指離辦公室有二百多公尺的一個向陽的房子。英姬呆呆地望了望。

「基德他媽，要照你的說法，別說是八小時，就是幹一小時也得遲到呀！」在這兒工作最久的昌善老人繼續說。

「吃完飯收拾傢什後還得等着鈴響，那還有個不遲到！鈴響了，才張羅洗臉梳頭的……這還不說，還要洗一堆衣服，然後才上班嘛！反正你算出了名啦……」

「那有這樣事，你怎麼憑空誣賴人哪？」

「難道說我給你造謠了嗎？大家都這樣說嘛，還有個假的！」

「這都怨老朴嘮快……有一天，我給孩子們洗一件襯衫，老朴喘吁吁地跑到我那裏說：「我以爲晚了，拚命地跑來了呢！不想大嫂子還在洗衣裳哪！」從那一天起就有了風聲，眞是無事生非……」

因爲她的辯解很好笑，在場的人都大聲笑開了。英姬一再叮嚀她不要遲到，並向在座的人問道：

「名字記不清啦，聽說你們那一位家離這有十來里路的？」

「家遠的是那位大嫂子呀！文石溝離這恰有十多里地吧？」

姓崔的一位青年工人把頭轉過去指着一位女人。這位女人看來有三十二三歲，中等身材，長長的臉。她老是坐在一旁，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喜歡沉靜的人。她總是辛勤地揩水，澆在生石灰上。英姬知道她叫玉粉，上班比誰都早。

「原來玉粉同志家那麼遠呀？看你上班早，我以爲你家不遠呢！……既不缺勤又不遲到，眞是不容易呀！」

「說起來，我的母親比我還勤哪，吃完飯就催我快走，哪裏讓我遲到嘛！」

起初玉粉祇是很謙遜的。但過後又解釋說：

「我爹很早就死了，我媽帶我投到舅舅家。媽整天起早貪黑地苦幹也只能勉強糊口。爲我們母女倆，舅舅和舅母還經常吵嘴，弄得人眞傷腦筋……我的丈夫在去年出去拉脚被敵機炸死了，這樣一來，母親的心都快碎了。媽說她總還算有個哥哥，說我帶着老母親和孩子怎麼過日子，說着總是唉聲嘆氣的。可是進了這工廠以後，媽就不再擔那份心了。因此，一到早晨就催我趕快上班！」

英姬非常同情玉粉，但她那比較懦弱的話語，却使英姬不大滿意，就想鼓勵她一番。

「玉粉同志，你有一點使我不滿意……你爲甚麼像個罪人似地老是坐在屋角哪！爲甚麼連咳嗽都不敢大聲呢？爲甚麼一語不發呢？爲甚麼那麼不開通呢？」

玉粉低着頭，簡直是要哭起來的樣子。英姬繼又問她爲孩子和媽媽掙飯吃有甚麼不好？和男子養活自己家口的事有又甚麼不同？玉粉同志爲甚麼不能活潑起來，難道說在這裏沒有男同志幹的多？領的報酬比男同志少嗎？……

在英姬充滿熱情對她說話的時候，玉粉却像受責備似的低着頭，這時，坐在一旁的男同志們吃吃的笑起來，嘁嘁喳喳的聲音也越來越高：

「哦！英姬眞行呀！我還不知道呢？」

「當然嘍！你聽她講話多麼帶勁，怎麼看也像個女盟委員長啊！」

議論聲越來越高，不知誰說了一句甚麼，人們又笑起來了。

「聽她當過女盟委員長，達秀同志大概也有點怕啦……」一個人插了一句。

「怕倒不至於怕，反正也夠他受的……」另一個人答他的話。

英姬在海州當過一年多的女盟委員長，不知是誰給說出來了，這却成了他們的話題。英姬也無法裝着不知道，向搔着頭的達秀問：

「達秀大叔，你爲甚麼一提起女盟委員長就那麼不自然呢？」

但是平常愛說俏皮話的達秀，這回却也老實起來了。

「不是這樣！」

「是不是討了小老婆啦？看你害怕女盟那個勁兒，準是……」

「討小老婆！沒有的話，就怨我多嘴，惹下了村裏的女盟委員長，狠狠地碰了一回釘子。」

「那你說了些甚麼？」

「算了吧，等我說完，你又該批評我不對，我何必……」

知道底細的人開始笑起來了。這時坐在旁邊的春實好像突然想起甚麼似地問道：

「班長同志！你在辦公室和統計員和工長吵過架麼」

「沒有呀！」

「聽有人說牝雞晨鳴就要倒霉嘛……」

這時達秀裝出正經的樣子說：

「班長同志，那可不是我說的，我根本沒有說過那種話」

在他要極力給自己辯護的時候，旁邊的人就說開了。

「作賊心虛，眞不假呀！」

「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得大家都笑。連英姬也禁不住笑了，祇有春寶一個人抱着對英姬不滿的心情，靜靜的蹲在那裏。

這時，響起了告知午後作業的鈴聲，人們都開始了工作。在倆人把石頭卸下，推着車往回走的道上，春寶再也忍不住了，問英姬說：

「聽人家說牝雞晨鳴這些難聽的話，你怎麼不管他呀？他說的那些話，你不生氣嗎？」

「老拿那種話來追根究底還有個完嗎？那種話我在海州搞女盟工作的時候，眞不知聽了多少呢？男同志說牝雞甚麼的，不過對我們女人還不了解罷了！」

「眞不知道爲甚麼那樣裝蒜！不像個漢子的傢伙們硬要擺擺架子，哼！……」

看樣子，春寶怎麼也看不慣工長和統計員，想通過英姬來出出這口氣。

「可也不能說他們是太壞的人！」

「那麼一個男子漢，爲甚麼不參軍卻在後方竟欺負婦女呢？……」

唯一的哥哥也參了軍的春寶，總認爲不參軍就不是男子漢。

「後方也是前綫嘛！再說也不能都上前綫去呀？你說是不是？」

嘟噥了一陣的春寶又默默地推了車。她的脾氣是很怪的，一高興就幹的非常有勁，稍有不對頭的事情就來個無故缺勤。這時，英姬想起了有一天工長在大夥面前說的話。

「工長爲甚麼偏偏看不慣你呢？不知道爲甚麼，反正對你的態度和別人不一樣！」

「哼！隨他的便好啦……你說氣人不氣人，明明我和老朴倆一塊遲到的，他看老朴是男人就讓過去，光把我尅了一頓，我怎麼能不頂嘴！這一下可惹出他的氣來，把我痛罵了一個多鐘頭，簡直要把人吃掉似的，統計員在旁邊還裝好人，老在那裏給工長打氣呢……眞把我氣壞了，從第二天乾脆就玩了兩天，從那以後他就不來那一套啦，可是一到會上總還是先說我的不是……」

這位姑娘的怪脾氣和工長是合不上來的。英姬對春寶的坦率的性格是很喜歡的，但對她那不重視團體的紀律和不大虛心的態度却不能不批評。

「那也怨你做的不對呀？要批評人家自己得先按時上班，搞好工作呀？」

「我早猜透班長也一定會說這些話，哼！」

春寶的臉色立刻變了，那天她一整天沒有說一句話。

× × × ×

其間舉行了一次班全體會議，並利用讀報和工作前及下班後的時間，有系統地進行了對工人的教育，還開展了羣衆文化活動。但在這裏還不能組織文娛團體。瞭解這一情況的英姬，在每天中午時間組織娛樂會，辦法是每個人輪流着表演自己的特長，結果發現了很多同志善於吹笛和唱歌。後

來，象樣的壁報欄也準備起來了。

寫不好字的英娣，最初把出壁報的工作交給統計員俊浩，但是出一回壁報需要一星期。英娣爲這個壁報眞不知費了多大力氣。鄭順一同志看她來回奔跑，就自動的負起責任，從那以後，壁報的內容雖然不太豐富，但總算及時地貼出去了。

鄭順一是個黨員，她很願意幫助英娣，但因她不愛講話，不能幫助英娣作解釋工作，除了口頭宣傳之外，她甚麼都很賣力氣。她常到職盟基層委員會弄些畫報來搞壁報，還用它來裝飾辦公室。

另外，鄭順一還積極幫助英娣個別訪問工人家庭。要是誰缺了勤，英娣就當天到他家裏訪問，這個工作一個人是很困難的。場裏雖然祇有四十多名，但因缺勤的人很多，加上住家很分散，所以，英娣先和黨員鄭順一和金昌善同志商量好，根據住地的遠近，把這個工作交給他們倆。後來，春寶和玉粉也參加了這個工作。實行這個辦法以後，出勤情況就越來越好起來了。

五

有一天，金昌善老人笑嘻嘻地告訴英娣說，燒成爐已經有點好轉了。英娣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說要不經常地向爐裏添煤和石頭，爐就燒不好，爐裏還要剩下許多沒有燒好的石灰石。燒成爐的火要不旺，就很難在一兩天內恢復熱度，必須連續裝煤和石頭，還要及時搬運生石灰，這樣，十天或半個月以後才能再度保障原有的熱度。這兒的兩個燒成爐，恢復以後沒有一次令人滿意過，可是看昨天和今天的情況，燒成爐的確是有了好轉。

「你把這塊石頭和那塊石頭比較一下看！」

英姬看了昌善老人所指的石頭，但自己卻不能分清石頭的好壞。一澆上水，那塊石頭就像在紅炭上澆上水似的冒起白煙，白煙消散以後，在地上只剩下了一推白粉。昌善用腳尖一踢，有一塊生石灰變成了粉石灰，另一塊只是表面一層成了石灰，裏頭還是硬綁綁的。

「打班長同志來到這裏以後，我們工場也漸漸像個樣子啦！看今天早晨的情況，燒成爐確實是好起來了……」

看昌善老人高興的樣子，英姬也覺得高興起來了。

但是大家的意見還不一致。和英姬在一起推車的李達秀就曾表示不同意。春實和英姬格外積極的幹活，而且把其他同志也帶動起來，結果，把原來一天最多拉八趟或者六趟的效率，一下子提高到十五趟到十六趟，但這些成績並沒有打動達秀的心。

「抽隻煙，歇一會兒再幹吧！這可不是幹一天兩天的事兒，人又不是鐵打的！」

最初達秀老是這麽耍無賴，有時也照他的要求歇了一下。可是後來人們不但不理他那個碴兒，反而用尖銳的目光來掃視他。達秀看沒人捧他的場，就一個人嘟囔着說，這個推車的活兒算幹不了啦，並且常去辦公室交涉，後來被調到「碎石組」那裏砸石頭。

達秀本是是個行商，愛說閒話。他聽說自己要到碎石組工作就非常樂意去。大概他覺得找到了賣嘴的地方，可以不費多大力氣混下去。他在那裏還是扯東拉西的，並譏笑英姬和春實不要命的幹活。

英姬討厭達秀是不假的，但是使她感到不愉快的是，爲甚麽聽信懶蛋包達秀的話，竟隨便把他調到碎石組了呢？這個人是專找能夠磨洋工的地方嘛！眞是莫明其妙！

但是她又一轉想，達秀到那裏也好。有一天，統計員也在場，英姬要求工長從推車組抽出一個人調到別的部門去。她說原是六個人，分成三個組推車，現在剩下五個人不好分組，倒不如由四個人分成兩組，再說四個人完全可以保障推車工作。工長也未能反對她的意見。最後她對達秀的調動表示不滿意，並附帶地對工長說，不願意幹推車活兒的達秀，到碎石組也不會賣力氣，在那裏祇是大吹大擂地妨害人家幹活罷了。

不想英姬對工長說的這些話，第二天就傳到達秀的耳朵裏去了。英姬不止一次地聽到達秀在背後亂給造謠的話。

工場的紀律比以前好了一些，工人的覺悟也逐漸提高起來，因此原來落後的份子就有點吃不消了。甚至一星期內有三個人要求辭職。基德媽媽以後乾脆不幹了，她每天弄些包米在路旁作開買賣來了。

因爲不斷發生這種現象，英姬覺得工長的處境更困難一些。她把黨的關係轉到第五石灰支部以後，總算可以和黨員呂善老人和鄭順一同志交換些意見，商討場裏的事情，可是和需要取得緊密聯系的工長卻不能那樣作，這使她格外感到焦急。

有一天，工長對一個篩石灰的女工破口大罵，英姬看到這個情景後，在他回辦公室的時候跟上去說，女人不管怎麼不對也不應該那樣罵她。但是工長仍然是氣兇兇地說：

「反正我一說女人，班長同志就出來干涉……難道說我罵錯了嗎？」

說起來，那個女工老是消極怠工，難怪工長那樣氣憤，真是痛罵她一頓也不過分。但是英姬又跟他說，不管怎樣，侮辱工人的人格總是不太好啊！只用辱罵和威脅怎能推動工人呢？學善哭喪着

臉，坐在那裏再沒有說甚麼。

學善像坐在針毯上似的心神不安，不能完成生產任務，上級老是追究責任，工作嘛又不順利，弄得他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剛來第四石灰場的時候，滿以爲不會有甚麼問題，可是到這裏一看，一切都不像戰前那樣完整，設備不大好，人也不順眼。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沉着的人，加上生產不好，他就開始發開牢騷：說甚麼設備不像樣啦，或者說工人也不像過去啦。他一個人東跑西竄的，看人們不好好幹活就忍不住說些不中聽的話，頭一兩次還有點効果，但是從那以後，人們以爲他是這麼個脾氣，根本不聽他那一套，任你怎樣拉開嗓門罵，人們還是裝作沒聽見。爲了提高威信，工長更是紅着眼扯着脖子亂罵，結果他的威信是越來越掃地，祇是助長了人們的不平不滿，使得新來的工人對自己的崗位也不安心。

學善有時候跑得精疲力倦，再也沒有情緒出去巡視工段。最近他覺得倒不如幹個兩三個鐘頭活舒服一些，是的，學善要幹個活還眞有兩下子。

起初學善瞧不起新來的職盟班長，心想你一個女人懂得甚麼，還干涉這個那個的，覺得非常不順眼特別令人生氣的是，最近人們好像把我這個工長看成是半瓶子，而你一個甚麼也不懂的女人也居然管開了事。可是，最近他一看到職盟班長就躲躲閃閃的，覺得她雖然好說好笑，但有時眉毛一皺，就使人不敢正視。

英姬也未能充分了解學善的爲人，她感到奇怪的是：爲甚麼每次和我談話時老是那麼彆扭呢？她沒有心情更多批評他，幫助他改正工作作風。她同昌善老人和鄭順一同志談過自己的這種想法。

「學善同志在過去可沒有這樣……這個人精明強幹……」昌善老人只是搖了搖頭，沒有回答甚麼。

「這個人就是不太直爽」鄭同志簡短的說了這麼一句後，再也不願意繼續說下去。

英姬越來越感到要是選就工長，就很難改進工作，所以不得不和第五石灰場的支部書記研究這個問題。

後來，在支部會議上討論了學善的工作作風問題。

英姬用自己親眼看到的事實和手中掌握的材料，批評了學善的官僚主義的無計劃的工作作風，昌善老人也比較具體的給予了批評。在這些批評中最引起英姬注意的便是學善與非黨群衆統計員的關係。學善只聽信統計員的話，統計員又很有一套表面上裝作積極的辦法，是一個光說不幹的傢伙。英姬聽着昌善的發言不住的點頭。在別人的發言快要結束的時候，連輕易不開口的鄭順一也參加了發言。

不知是誰在英姬的後面說了一句：「鄭同志的發言可眞是頭一次哩！」事實上，順一很不善於說話，發言時豆大的汗珠直淌下來，叫聽的人都有點焦急。

她說學善過去曾在日本工頭底下幹過活，而且也很恨過日本工頭。可是他現在一當上工長，不知怎麼也學開日本人的那一套耀武揚威的神氣。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說到這裏後又想說些甚麼，可是憋了半天，甚麼也沒有說就坐下來了。

在學善準備發言的時候，英姬的心神有點緊張起來了，因爲知道他一貫強詞奪理，從來不作自我批評。但是學善搭拉着頭，反覆地說些我甚麼都不懂、沒有知識、脾氣壞、黨性不強等，只說人

家批評的都正確，自己作的都不對。

× × × ×

很明顯，隨着出勤制度的嚴格執行，在落後份子當中勢必要產生牢騷，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不可忽視的正確意見，那就是：對一部分工人要求嚴格遵守時間，但對另一部分工人的遲到、早退却容忍下去，甚至連缺勤的都給記成出勤。

英妮在過去也聽春質反映過，她覺得這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統計員同志，有些人說某種人來晚了就不行，但另一種人晚了就行，倒是怎麼一回事呀？」英妮利用俊浩一個人坐在辦公室的空兒提出了這個問題。

「胡說！哪有這回事？」

俊浩氣沖沖地把頭轉過去。英妮好像沒聽見，繼續說下去：

「但是一兩個人的遲到固然也是欺瞞國家，但更要緊的是它的影響，今天，好容易開始建立了勞動紀律，何必讓那些人說閒話呢？」

「嘿！你說這話也未免太叫人難為情啦！這些道理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來這一套幹啥？」

「不燒火怎麼會冒煙呢？事情是不會平空而起的嘛！」

「我看班長同志，只要是工人說的話甚麼都相信，好像有意挑撥工人與行政領導間的關係似的。非得讓沒有燒的火冒出煙不可嗎？」

俊浩帶着一種討厭的表情直盯着英妮，而英妮的臉色也變了。

「要照你說就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啦？難道說我捏造事實來給你扣帽子嗎？」

「有誰願意無事找事哪？」

「金龍楨同志在上一個星期，明明是晚來了三十分鐘，你怎麼倒寫成按時出勤了呢？」

一提出證據來，俊浩有點不敢正視英姬，躊躇了一陣，裝作很鎮靜的樣子後說：

「班長同志，何必這樣認眞的追根究底呢？咱們各有各的工作範圍，彼此都有特殊的困難，老是這樣說怪話，怎麼能把工作搞好呀？」

「眼瞅着要帶來影響，怎麼能置之不理呢？」

「班長同志！」俊浩打斷了她的話。「我希望你以後可不要這樣故意找碴兒。過去這兒根本沒有甚麼牢騷，可是現在到處是毛病，自打你來以後，已經有三個人辭職不幹，你看這有多麼嚴重……」

「當然他們是會怪我沒搞好，但是……」

「你不服氣向上級報告好了，有三個人不幹是千眞萬確的，還有甚麼可辯的呢？」

俊浩一把推開桌上的告本，神氣十足的把身子轉過去了。

英姬給氣壞了，急得眼淚出來了。

就在這一天，許多同志議論這個事情，甚至有的人說俊浩把金龍楨叫到辦公室裏咕嚕了一陣，這些使英姬特別感到不愉快。

英姬聽着積極工人的意見和要求，準備召開職盟班的全體會議，這是她來這兒後的第二次會議。

六

英娅聽到一些怪話時覺得很不舒服，覺得沒有信心來沉着地處理問題。她想了又想，終於和第五石灰場支部書記討論了這個問題。支部書記等她一五一十地講完後簡單地說：「那麼咱們開個職盟班會議好了」英娅覺得他的答覆過於簡單，起初很不滿的瞅了瞅支書，但當她很快地體會到他的意圖時，反而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在準備召開全體會議的前兩天，廠長和黨支書來到了第四石灰場。他倆首先視查作業的情形，並和各部門的工人進行個別談話，最後把工長、統計員和職盟班長叫到辦公室研究工作問題。這天，英娅覺得工長對上級很不自然，看他那卑恭卑敬的樣子倒也覺得可憐，咱場的負責人這樣縮手縮脚的怎麼能行啊……

支書見到他那難堪的表情，鼓勵他說：

「學善同志！你要知道你是光榮的黨員，你怎麼這樣吆吆嗦嗦地不敢說話呀。上個月只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三十四，最近一天的最高生產量才僅有百分之五十七，以致不能挺起胸來說話，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但是一個黨員是不應該向困難低頭的，要拿出勇氣來！」

學善說着是，但老是低着頭。廠長也在一旁鼓勵他說：

「拿出勇氣來吧！看來最近的工作有些好轉呢……」

廠長繼續說：停戰後，他剛來到這裏就聽大家說，學善在戰前和戰爭時期是個模範工人，甚至說他是個燒石灰的神手。但自當上工長以後，却和大家說的完全兩樣。廠長最後問他這到底是甚麼

原因。

「我覺得上級，首先是我，對你的教育和幫助不夠。現在我只顧水泥燒成爐的修復工作，沒有常到這裏來，今天，咱們痛快的談談吧！首先請你談一下，你有甚麼困難和要求」。

學善抬起頭來問道：

「不知道起重機和水泵得甚麼時候才能運到？」

「水泵會在幾天內安好，起重機也要在這個月運來！」廠長仔細地看着學善面孔這樣回答後，繼續說下去：

「你爲甚麼老是督促機械設備哪？前兩天我不是說過，不能完成計劃並不是因爲沒有起重機和水泵嗎？不用機器，當然是需要許多人，生產成本也會高起來，但你要知道，生產落後的原因可不在這裏呀……你放心好了，反正機械設備可以在月內完成。還有別的要求嗎？」

學善又不作聲，坐在旁邊的黨支書問道：

「學善同志！挨了批評以後，罵人的脾氣改了一些了嗎？」

「現在可不要怪脾氣啦，不信請你問一問班長同志」

「好！你倒是說過了要在下月底以前保證完成計劃的大話。可是你這個大話總是有點靠不住啊！」

「不。沒有錯兒，下月就是掉腦袋也要……」

「你這話說過不只一次啦！我們並不要你的腦袋，而是要石灰……」

「這次可有把握。燒成爐也比過去好多啦！」

「你可不要只管下月還早啊！」

廠長插口說道：

「要保障下個月的生產，最晚也得在這月底訂出每天的產量目標。可是我問你，燒成爐開始好轉是由於甚麼？爲使它今後更好起來還需要甚麼？困難條件是甚麼？你還要求些甚麼？我們總知道這些問題呀？」

「是，是，燒成爐有些好轉，是由於班長同志來了以後勞動紀律加強了。出勤情形也好得多，遲到和早退的現象也沒有啦。……班長同志可是費了不少心血呀！」

「知道了，我已經聽大家這樣說過。勞動紀律的確是加強了，我相信你們會為百分之百的出勤率而繼續努力。」

廠長說到這裏，側着頭稍微想了一陣繼續說：

「其實，上個月的出勤率是百分之八十八，這月是百分之九十三，僅僅提高了百分之五。你們說勞動紀律加強了，可是只拿這一點成績可無法說明。再說還有些工人不願意幹……」

廠長沉思着。英姬也疑惑起來，她想出勤率絕不會只提高了百分之五，這裏一定有鬼，她這樣想着就把目光轉向俊浩。

俊浩可不像學善那樣，他泰然自若地坐在那裏。英姬覺得俊浩這個人平常一貫懶惰，向上報告時才胡亂湊些數字，再說過去根本沒有建立出勤制度，就在最近，他還是鬼鬼祟祟的登記，這就不難斷定，他過去的報告和百分之八十八這個數字，都是平空揑造的。但因這是自己沒來以前的事情，也沒有能夠證實它的根據，只是看了俊浩的舉動。但是俊浩不但沒有張慌的樣子，反而穩穩當

當地說：

「工人不幹的原因是這樣的：我們這裏本來就有好吃懶作的人，最近勞動紀律一加强，這些人就說不幹了，我認爲這些人不幹，不但不妨害生產，而且能使生產提高起來呢。」

英娅又看了一下俊浩，他還是得意洋洋地坐在那裏。

廠長看工長不提出甚麼要求，帶着不滿的樣子問英娅說：

「班長同志！你有沒有甚麼要求呀？」

「有，那就是……」英娅馬上提出了自己考慮好久的問題。

「對篩灰的同志們最好是發點油和肥皂」

「油和肥皂？甚麼油呀？」

「篩灰的同志們都爲手裂口傷腦筋呢！要是幹活前能擦點牛油，幹完活再用肥皂一洗就好啦……」

「你說的對！」

廠長望着地板，深思了一會兒後看着黨支書笑着說：「俗語說貪多人眼器，眞是不假呀！方才同俊浩看了篩灰的情況，却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光顧提高生產也不行啊！好吧，一定解決肥皂和油，且手套會比牛油好得多。要不乾脆帶上膠皮手套幹，不是更好嗎？再說作業服和口罩也需要吧……」

廠長拿出小本子記下來以後，帶着辯解的口氣又說：

「過去都是用機器來幹，以致沒有想到這些問題。這可不能不怨安全技師同志對石灰工段的關

心不夠。……還有甚麼要求沒有啊？」

英姬又瞅着工長。

「工長同志！」英姬低聲叫他。「你倒是說呀？」

「啊！甚麼呀」

「蓋宿舍的問題嘛！」這一下學善可急了，連連向英姬使眼色。當英姬正莫明其妙地坐在那裏時，黨支書已經追問了這個問題。

「甚麼，蓋宿舍的問題？」

英姬等着學善的答覆。但是他却像木頭人似地一語不發。英姬只好自己去說明。

「宿舍只是蓋了個架子，因爲沒有瓦就把它擱下啦。」

廠長把本子一合，盯着學善說：

「班長同志說的是真的嗎？」

「是，我……」

學善又把頭低下來。廠長猛然站起來在房裏踱來踱去。

「你淨搞這些名堂來，怎麼能夠相信你呀……」

爲了壓一壓怒火，胖胖的廠長在這狹小的房間裏走來走去。

支書翻着臉，坐在那裏看着學善說：

「你撒這個謊有甚麼意思呀？你說一說到底是爲了甚麼？我這個事務主義也該檢討檢討……以爲場不大就沒有常來，光聽彙報不深入現場，這應該由我來檢討。」

停戰後，隨着進行修復工作，給工人們蓋房子和宿舍也是急待解決的問題。但是由於磚瓦都不湊手，蓋宿舍的工程，很有拖下去的可能。

行政方面召開行政技術協議會，會上大家建議沒有材料就不要等，要盡一切力量收集和利用廢料，好把工事早一點完成。當時，學善也滿口說沒有問題，他說四石灰場的宿舍，只要把架子支起來，用額外勞動和收集的材料就可以解決。

學善想把活兒幹得漂亮一些，好顯示自己的能力。但是幹起來卻處處不如意。

蓋宿舍的工程開始了，木椽子也弄上去，頂席也舖好，就是在這時，石灰的生產成績偏又不好，這下子把學善急得像熱鍋裏的螞蟻似的，根本無暇顧及宿舍的問題，於是他把這個責任交給統計員和以前的職盟班長。但是他們倆，只是發號施令，沒有把大家組織起來，結果連打牆都費去了很多時間。

預定的竣工日期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混過去了。上級催的也緊，學善也就明天後天地應付下來了。

從這個時候起，學善就有點害怕碰到上級。他對石灰的生產不止一次地誇下海口，他唯恐上級追究他一再撒謊的緣由。

因此，本來應該親自向上級請示的事情也讓統計員去。有一天，廠長問蓋宿舍的工事，進行得怎樣時，他再也不好意思撒謊，硬說是完了工。要是抓緊幹，這個謊言還可以搪塞過去，可是沒想到他原來打算用的牛窖的廢瓦也讓別人用了。

原來就沒臉見上級的學善，弄得騎虎難下，到了現在連瓦都沒法請求，心想只好等着挨尅吧。

廠長和黨支書聽了情由，沉下臉沒有說甚麼。學善用衣袖擦着汗和眼淚，把眞情實話一招兒說出之後，黨支書又說：

「你搞的和以前的職盟班長一模一樣。」

廠長只說了一句：你明天來一下。

第二天，人們在作業場傳開了這個消息。有些人說，上級本來是關心工人生活的，可是都叫中間人給克扣了。這一下可夠工長受的。另一些人說職盟班長英姬誠心找工長的毛病，還有的人說英姬可不是好惹的。後來才弄清這些謠言全是俊浩造出的。

第二天下午，學善，從廠長那裏回來，還揹了一大包東西，是廠長在昨天答應發給的作業服、膠皮手套和肥皂。

第三天下午，工長來到推車組。這時英姬向他提出召開職盟班全體會議的建議，工長却很快的表示同意。接着長吁了一口氣後笑着說：

「前天晚上我一會兒也沒有睡着，昨天算是睡好了。當時我眞以爲要被撤職查辦哩……在這一次的班全體會議上可得好好地來一個自我批評。」

學善在工廠指揮部挨了批評，現在倒覺得心頭的石塊落了地。

職盟班全體會議召開了。金昌善、朴春實和李玉粉等坐在主席台上。英姬開始作報告：

「……在被美國強盜破壞的廢墟裏，我們正在建設比過去更大的工廠，更美麗的城市。那末這

些工廠和城市要由誰來恢復呢？當然是要由我們工人來做的。我們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我們應該造出不愧是國家主人的許多東西來，換句話說，應該更多地、更快的生產石灰。不然的話，工廠和房子怎麼能迅速地恢復起來呢？以後咱們的孩子們會問的：在建設這樣美好的城市和工廠的時候，爹媽都幹了甚麼？有的人會這樣回答：在那時，我坐在市場裏，一天到晚只忙着把一塊錢的香瓜賣個一塊五角錢。但是我們工人可不能這樣回答。應該說：這些精美的白牆上的灰就是我們生產的，我們生產的灰不知塗了多少房子的牆面呢！我想在咱們這些人裏面，有些人可沒臉對自己的孩子們說這些話的，要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們認爲爹媽不愧是國家的主人，要是認爲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我們應該作甚麼樣的回答呢？我有三個女兒。我眞想作一些事讓孩子們滿意，讓她們能夠向別人誇耀自己母親作的事情。」

這些祇是報告的頭一部分，英姬對這些問題曾強調好幾次，因爲廠裏有許多人對工人階級的認識還很糢糊。今天英姬唯恐大家覺得乾燥無味，帶着解釋的口氣作了報告。但是羣衆裏已經有人在低聲議論了：

「咱們班長講得眞好，有人帶着稿子還講得咯咯巴巴的呢，但你看她也沒有稿子，竟像順口溜似的說得那麼流利。」

「不但說的流利，而且講的多麼有道理呀！」

英姬在羣衆面前講話時，令人感動的與其說因爲她口才好，倒不如說是由於她滿腔的熱情。

在一個角落裏，有兩個女工在說着甚麼：

「你看她多麼不要臉，有三個女兒有甚麼了不起的，值得那麼驕傲哪！」

「作媽的行動這樣，女兒們還有不跟着丟臉的？」

「你看她的臉皮有多厚，難怪她淨咬好人……」

「你看她的眼睛有多兇」

這時坐在前面的女人回過頭向她們瞪了一眼，她倆馬上閉上嘴了。

英姬繼續作了報告。她先報告目前的生產情況，然後提出，到這個月的下半月，要完成各人預定的生產任務。接着她指出了要更加提高產量，提高生產熱情；並介紹了一些模範工人的事蹟，號召大家向他們看齊。她又說缺勤和遲到的現象還沒有根絕。她又揭露了統計員包庇金龍植遲到的事實。最後她說廠長已經特別發給了膠皮手套和作業服，宿舍的瓦也要快運到了。

她號召大家要以增加生產來回答上級的關懷。

報告結束後，她問大家有甚麼疑問。龍植也不站起來，坐在那裏扯着嗓子問道：

「我甚麼時候遲到過呀？」

「你不是在上一個星期遲到的嗎？」

英姬因爲聽說俊浩和龍植倆說過甚麼，就稍微緊張地反問了一句。

「哪裏？我……」

龍植本想否認，但看見俊浩在前幾排向他遞眼色，就啞口無聲的低下頭。

最先發言的是工長。他有條有理地檢討了自己，說自己有濃厚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餘思想，所以，張口罵人或是拖延宿舍的修建，都是由於自己瞧不起羣衆，看樣子，因爲屢次受批評，對自己的錯誤是想深刻的反省一下。他對宿舍問題作了詳細的說明，說一切責任都在自己的身上；並沒有

把俊浩拖進去。看來是要負起作爲領導者的責任。

接着站起來俊浩，也沒有談宿舍的問題。他先說金龍植因爲到辦公室幫他的忙，所以包庇了他的遲到。他在這簡單的檢討裏，一再說自己是富有人情的人。

「哼！你包庇遲到不光是這些呀？」不知是誰插了這麼一句。

學善的發言，給大家留下了好的影響，許多人都作了正確的發言。英姬覺得今天的會議收穫很大。

開過會議以後，工場裏的情況的確好了一些。學善不像過去那樣隨便駡人，別人也不再討厭他了。

但是還有一點使英姬感到不愉快的就是，統計員還在背後搞鬼。

有人缺了勤向他要求診斷書的時候，俊浩爲了裝作好人，誹謗班長，硬是說：

「要是過去嘛怎麼都行，可是現在……我可不敢作主，你去問班長同志好啦」

要是有人在作業時嘮嗑，他也要說：

「加點小心哪！要叫班長同志知道就要挨批評的！」

誰要遲到，他也要說：

「哼！又叫班長同志抓住尾巴啦」

英姬多次聽到統計員在背後挑皮搗蛋的話。實際上喜歡俊浩的人並不多，所以這些話很快反映給英姬了。

也許是因爲這樣？不管大事小事人們都願意和英姬商量，甚至連兩口子吵架的事情也請她來解

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在背後好議論英姬。英姬剛到這裏時就認識的龍擂，最近問他好，他都裝作沒聽見。

有一天，達秀正幹着活突然問英姬道：

「班長同志，聽說你有女兒，是嗎？」

英姬因爲正忙着裝石頭，也顧不得回頭就答應說：「不錯」。

「現在都幾歲啦？」

「大的十歲，老二是九歲，最小的三歲，你問這個幹啥？」

但是達秀也不問也不說。英姬覺得話裏有因，就回過頭來看他。這時達秀只是點着頭苦笑，樣子非常不自然。

到底是爲甚麼呢？爲甚麼冷丁問了這麼一句就再不問了呢？

英姬不由得聯想起俊浩，最近，她覺得俊浩越來越不順眼。

× × × ×

房瓦運到了，宿舍工事又以額外勞動繼續進行了起來。

在搭炕的那天晚上，英姬很晚才回家，道上碰到昌善老人，跟他說了一些話：

「工長同志最近可變了，蓋宿舍的時候屬他積極，你看他搭炕的時候多麼賣力氣呀？」

「是啊！說起來那個人原來是肯幹的，你看那人幹起活來多麼利索！」

「這樣老實的一個人，有一個時期怎麼就不好好幹呢？」

「這我也不知道呀？」

當時英姬因為有所感覺，又問過：

「統計員同志過去作過甚麼呀？」

「聽說他在平壤的甚麼里人民委員會當過書記長，你問這個幹啥哪！」

「這麼不願意搞工作的人，我還是頭一次看到哩，最初好像領着大家幹，可是他那裏肯幹，淨到人多活少的地方耗時間，嘴裏說這個說那個的，其實，他那裏是認眞地幹呀？」

「他本來就沒有勞動過嘛！」

「學善同志能夠糾正自己的錯誤，是不是由於他還有上進心？」

「也許是那樣……班長同志是不是有心原諒他？」

「還有甚麼原諒不原諒的？」

「有一個時期，學善同志可眞是看見女人就罵……可是我告訴你一個新鮮的問題。」

「甚麼問題啊？」

「學善這個人，別看他在場裏見女人這樣要脾氣，可是到了家對老婆子是連個屁都不敢放呢！你看怪不怪？」

「啊！是啊！」

「他的老婆可眞夠厲害呀！」

在水泥燒成爐的修復工地上有一位工人，他每天要從石灰工段住宅區上班。那位工人曾經和英姬商量要換房子。英姬也是每天要爬過山走五里地，因此就立刻答應了。在一個星期日她搬了家。春實、玉粉等七個人來幫助她搬家。她們都是女同志。因在海州遭過轟炸，她家當也不多，大

家一齊下手，把幾個小包袱連頂帶提的，好像是一塊兒出去散步似的。

「哎呀！妙得很，淨是女人！」不知是誰說了這麼一句，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路上英姬把行李頂歪了大家也笑，誰說：「笑吧，過路人會以爲咱們是女瘋子！」這時大家更笑……。孩子們聽說搬家，本來很歡喜，今天又被六位大嫂拉着手走，更是高興的不知怎麼好了。

搬進新房子後也沒有多少可幹的活兒。她們把房間和院子統統打掃乾淨；英姬和另外一個搭鍋灶，房裏又傳出了一陣說笑聲。英姬燒上火後進了屋。這時春實馬上就問：

「班長同志，你猜我們方才說了甚麼？」

「你們一定給孩子們講了故事啦！」

「故事當然也講了，我們說要把統計員那個傢伙揍死呢！……」

「哎呀！搬兩次家，就得出人命啦！那爲了甚麼呀？」

「那個小子眞是壞透了。」

「春實是一提統計員就要瞪眼睛的。」

「那麼班長同志聽甚麼怪話都不生氣嗎？」

「我有甚麼值得生氣的事兒呢？何必……」

「好，看你生氣不生氣。你先聽聽統計員給你造了些甚麼話。他說什麼班長有三個女兒，可是姓都不一樣，是嗎？今年才二十六歲，就有三個「孩子的爹」，其間不知養了多少漢呢！眞是聽着也叫人嘔心……」

「讓他說去吧！實際上三個女兒的姓就是不一樣嘛，一個姓李，一個姓朴，另一個姓姜……」

剛說絕不生氣的英姬，極力抑制着自己。但是她的嗓音已經不大自然。難怪方才大家也不笑，也不說，只是看我，原來是要說這種話呀——她想着雖然極力使自己鎮定，但仍然壓不住從內心裏湧出那種不快之感。

「班長同志那樣忍耐，我覺得不對。你聽，這是人說的話嗎？連我們都受不了呢……人家養着兩個沒有爹媽的戰災孤兒，好話都說不完哪！你看他滿口不說人話，呸！…眞把人給活活氣死！」

春實平時就好和英姬抬槓，今天她氣得跺着脚，甚至連眼睛都熱辣辣地了。

玉粉看春實說得太過火，還是和往常一樣瞅着地下，低聲地解釋說：

「這些難聽話早就傳開了。因爲太難聽，我也沒理，要眞是問清是誰說的倒好啦。你們說這不是侮辱咱們女人嗎？可是英姬同志，你爲啥不說說孩子們的事情呢？」

「我都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孩子了，還有甚麽必要宣傳他們不是我親生的呢？」

「你說的也對，可是……」

玉粉想繼續說下去，看到英姬的臉色就止住了。

英姬越想越不舒服，她覺得俊浩實在太可恨了。

玉粉把英姬看了一陣，躊躇地問道：

「我要是說出來，你可別生氣呀！」

「我多偺和你生過氣啊？」

「不是別的，班長同志有時候眼珠一轉，眞有點怕人，叫人有點不敢惹呀……」

「我的眼睛那麽可怕嗎？」

「是嘛！前幾天就是那樣的……」

於是別人也都說玉粉說的對，英姬爲了表示自己的眼睛並不那麼可怕，不得不勉强地笑起來了。

「也可能是因爲經受的折磨過多了。據說在前綫打仗多了，有的人眼睛就要變樣……在戰後，我聽別人說過我的眼珠是有點可怕。」

從這裏開始，英姬又敍述了自己是怎樣和丈夫一起，在撤退時被敵人抓住，怎樣遭到種種拷打，後來幸虧人民軍隊迅速進擊才被解救出來，但丈夫却不幸被虐殺了。她又補充說，當時雖然受了各種拷打，但肚子裏的敬淑却安然無恙，現在想起來眞是奇怪得很。

被救出後一個月生下了敬淑，產後身體剛剛好一些，就作了里女盟的工作，失去了爹媽無人照管的孤兒姜明子和朴吉女，就是從那時被她收養起來的。

內閣決定第一五四號頒佈以後，英姬作爲里女盟委員長到處解釋宣傳，動員許多戰區災民和城市游民到工廠工作，她自己以身作則，首先報名進入工廠。戰前她曾在海州水泥工廠作過工，所以被調到這兒的水泥工廠，她也是很滿意的。

「總而言之，你眞有本事啊，養活兩個戰災孤兒可不容易呀……」有一個同志說。

然而英姬卻很謙遜地回答說：

「所以，我們才受國家的優待呢！因爲敬淑她爹被敵人虐殺，我們受社會保障……我哥哥參了軍，母親按軍屬優待，兩個孩子也都領國家的配給……」

八

燒成爐一轉動，就需要把更多的石頭和煤供應上去。

推車組雖由四個人幹六個人的活，但効率却比過去高得多。燒成需要石頭和煤，推車組也催採石場供應更多的石頭。這互相督促，弄得碎石組的人也幹得非常快，任憑達秀怎麼搗蛋，大家還是不理他。就是這樣，採石場的同志們還是供不過來，推車組老是不能滿足燒成組的需要，常常覺得對不起燒成組的同志們。

隨着石灰生產的提高，廠內呈現出一片活躍的氣象，學善也的確沉着多了，一天到晚站在燒成爐旁邊。每次搬運生石灰時，就瞅着爐內和昌善老人研究如何提高生產的問題。英姬聽到工長說需要更多的石頭，就向他要求把自己調到碎石組去。工長知道她提出這個要求的意圖，馬上就答應了。

春實和其他同志聽這消息，眞是高興，碎石組裏只有達秀一個人不喜歡英姬。達秀是有名的懶蛋，而且用種種辦法妨害大家幹活。可是最近，他因大家不大聽自己的話就藉口抽煙常常偷懶。

英姬來到碎石組後不久的一天，人們在壁報前面放聲笑開了。

壁報上面貼着一篇「質問李達秀的算術問題」的文章。裏面寫道：「在八小時勞動時間，李達秀抽四十五支煙，八小時內要抽上四十五支煙，剩餘的時間該有多少？讓咱們聽一聽李達秀的答覆。」

達秀氣的不得了，過幾天就辭職不幹了。可是値得注意的便是達秀所以提出不幹，是由於傻消

在背後給他打氣。英姬從這件事聯想到不幹的人差不多都是和俊浩比較親近的新人。

碎石組裏人缺了一個，但是石頭並沒有減少。後來安上水泵以後，索性連挑水的玉粉也來到了碎石組，這樣，就保證了給燒成組供應石頭。

生石灰的搬運量增加了，石灰也開始傾瀉出來了。這樣一來，拌灰的人幹不過來，院子裏堆了一大堆灰。英姬利用作業前後的時間，鼓勵大家加油幹，但是拌灰的人還是不肯賣力氣。金龍植竟公開地發牢騷：

「誰不賣力氣幹哪，班長同志拌一拌看看吧！」

英姬也未嘗沒有拌灰的想法，不過工長同志不贊成就是了。另外她又擔心如果她離開碎石組，那裏的人又擔當不了自己的工作。英姬也眞有點爲難。

灰堆越來越高。如果下一場雨，房外的灰就要全部糟塌了。於是上面決定採取緊急措施，把別的部門的人暫時調到篩灰場來。但是因爲篩子工具少，篩灰工作暫時規定實行兩班制。

這個制度實行了五天。英姬每天和夜班的同志們一起幹。

最後那一天，由於日以繼夜地勞動，英姬覺得渾身酸痛，晚上幹了兩個鐘頭後，就到辦公室看了會報紙，十點多鐘就又到作業場去了。

篩石灰的龍植不在。他蹲一旁打盹。沒幹過夜班嗎，白天大概沒睡好，英姬這樣想着就把他叫起來了。

她轉了一圈，鼓勵大家加油突擊，最後回到了辦公室。

十二點多鐘，她又到作業場去，龍植還是不在場，只有五個綑好的灰袋子。英姬心想要是好好

幹，決不祇幹這麼點活兒，她很懷疑的把手指頭插進灰袋裏。

「哎呀！我的媽呀……」

手指頭燙了一下，她忘了燒石灰剛潑上水發熱，幸好還沒有燙壞。她用兩個指頭摸出了個石塊，心想這五個灰袋裏一定摻有石塊，於是就把龍植給叫起來了。

「我剛睡着呢！」

龍植還沒等問就先說了這麼一句。英姬把龍植領到現場，指着灰袋子問道：

「灰袋裏怎麼有石塊呢？」

「那裏的話，怎麼會有石塊呢……」

「不信你瞧一瞧。」

「眞是莫名其妙！」

龍植說着就把手指頭放進去。

「哪有啊！眞是沒事找事！」

起初他沒有找到石塊，但是向英姬插過的地方一插，果然摸着了石塊。

「奇怪得很……」

「這有甚麼奇怪不奇怪的，五個灰袋裏都有哪！」

「連覺也不睡，硬幹却幹出毛病來了。」

他說完就要篩石灰。

「這些你打算怎麼辦？應該再篩一下呀！」

「……」

「你是不是只在兩頭裝上篩好的灰，當中却裝上沒有篩好的石灰呀？」

「你這說到那兒去啦？要是那樣我就不得好死」

「要不怎麼每個袋子裏都有石塊呢？」

「那……怨我打盹沒篩好……」

龍植咯咯巴巴地說了這麼一句話後，馬上解開草袋把灰倒在地上。

第二天早晨，英姬把這個情況反映給工長。

「他媽的，甚麼時候，還吊兒郎當的……」

學善氣憤憤地說了這麼一句，搔着頭笑了一下，看樣子是怕又發老脾氣。

「你說怎麼辦，藉這個機會應該教育他一番……」

「是呀，除了批評他，教育他以外，沒有別的辦法，過去自由勞動的習氣，還是沒有去掉。」

利用作業前的時間，英姬批評了龍植，先問他生產廢品，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多大的損失，指出龍植故意生產廢品，是不能容忍的，要求他好好地檢討。

龍植不得已站起來了。在他那濃黑的眉毛下，眼睛深陷了許多，臉色也很憂鬱。他咯咯巴巴的總算承認自己生產了廢品。但他說這是由於他打盹，並不是故意整的。

英姬站起來說快到作業時間了，今天的會議就開到這裏，希望金龍植在下一次可要認眞檢討自己。

那天晚上，英姬爲了辦些事，去職盟基層委員會。在回來的路上碰上了大雨，全身被淋的透濕

活像個落水鷄。當她走到離第四石灰場不遠的山坡時，雨才不下了。

她本來打算直接回家，可是又一轉想，還是到工場烤乾衣裳後回去好一些，想着就向燒成爐那裏走去了。爐上散發着蒸氣，烤衣服是再好沒有啦。

夜神快要降臨了，不管是披着白衣的院子或爐和岩石，都被雨淋得微微發亮。多虧昨天把石灰篩完，要不然碰上今天這場大雨，可就糟了。在她這樣想着烤着火的時候，不知是誰，從山下朝這裏走了過來。

那個人個子高，動作遲鈍一些，等他走到院子裏，才看出，啊原來是金龍植。

「是班長同志嗎？」龍植不等英姬回答，就向英姬這兒奔過來了。英姬也不由得猛然站起來。

「班長同志，我想跟你談談」龍植在離英姬五步的地方說。英姬直盯着他的一舉一動，等着他的下一句。龍植慢慢地把頭轉過去，瞅着辦公室那裏，說：

「班長同志，你有甚麼跟我過意不去的嗎？」

英姬噓了一口氣，極力鎮靜着自己，回答說：「沒有咔！」

「聽說你要把我趕走，是嗎？」

「誰說的？」

「反正我也沒有老婆，也沒有孩子，一個人到哪裏還混不上飯吃？要攆就攆吧！」

英姬盯着他那磨拳擦掌的樣子……

「誰說攆你來的？這兒不就是你的工作崗位嗎？」

「不錯，今天是這兒。」

「難道說，明天就不在這兒啦？我們每個人都有勞動的權利呀！」

「那你爲甚麼專找我的彆扭呀？」

龍植又往前走了一步，英姬也倒退了一步同時，英姬察覺到龍植躊躇地站在那裏，似乎在思索着甚麼。英姬這時想起了在敵人面前從未屈服的丈夫，她覺得自己應該拿出勇氣來。

「誰找你的彆扭啊？你我不都是工人嗎？你的家口被美國鬼子害死，我的丈夫也是被美國傢伙給害死的我有甚麼必要和你過不去的？」

「那你說，我該怎麼幹吧」

「還用問嗎？前兩天，你不是說領的鞋不到幾天就破了，不是還說應該把作那種壞鞋的人的手給剁掉嗎？所以，我希望你要好好幹！」

「那麼以後不再生產廢品就行嗎？」

「當然嘍！」

龍植長吁了一口氣，用衣袖擦了擦額角上的汗。英姬也吁了一口氣。

「請你轉告工長，我一定好好幹……」

「不用，明天早上，你向大家表示一下好啦！」

「哎呀，又是自我批評，這我眞是作不好啊！」

「這有甚麼，坦白的說不就完事啦？」

「我已經是快五十的人，怎能說得出嘴！以後管保多幹活，過去節三十袋，從明天起我一定節五十袋，請千萬別叫我作檢討！」

「你能篩五十袋嗎？」

「我要把所有的勁兒都使出來，保證辦到。」

「這是多好的決心呀？大家要聽到，一定會格外的尊敬你！」

「反正檢討我可作不了呀！」

龍植怎麼也不答應作公開的檢討。英姬讓他晚上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後跟他分手了。

第二天早晨，在沒有開始作業以前，龍植竟自動地向大家作了檢討，這是出乎英姬意料之外的。當他宣誓從今天起，每天要篩五十袋灰時，大家都用驚喜的鼓掌來歡迎了他。在這裏，最使大家驚訝的是龍植說他曾要打英姬，並說這是統計員的主意。龍植曾在路上等過，但英姬來的時候，心裏還沒有拿定主意；後來聽英姬講的有道理，他知道了統計員是利用自己來出氣，他覺得應該順着英姬指的道路走。

人們都去找統計員。狡猾的俊浩還是裝作沒事呢；他想悄悄地離開那裏，但是工人們已經堵上了門。

俊浩被內務機關抓去了，並判明了他和以前的職盟班長的貪污事件有關係。他供認說，新工人的不滿情緒，是自己故意煽動的。過去在某機關服務的時候，也因貪污坐過牢，敵佔領期間，在敵偽機關搞過工作。俊浩是他的化名，內務機關將繼續追究他現在是否還跟敵人有聯系。

第四石灰場的工人，開始完成了各人的生產任務，運煤的起重機，也在人們完成每天任務的第五天，運到了第四石灰場。

揹着煤的工人們，不但不喜歡，反倒不知道怎樣才好。他們猜想：起重機一來，許多勞動力就

不需要啦，那麼，運煤的大部分人到那裏去啊？

英姬猜透他們的心思，安慰他們說：

「同志們不要擔心，起重機一來是需要減少一些運煤工，但是要幹的活，還多着呢！」

「是嗎？那就好啦，我們是怕調到別處……」

「現在已經開始修復剩下的五個燒成爐了，這裏需要許多人手哪！再說它被修復以後，不是要有更多的人嗎？」

大家這時才放心。因爲他們都不願意到別處去，他們聽完英姬的話後，都以充滿着希望的目光，望着那即將恢復的燒成爐。

（完）

吳 應 鎬 譯

地質勘探隊

劉槿淳

一

大黃嶺正像鯨魚般的躺在迷霧中，黑黝黝的烏雲，越發沉重的向它的頭上壓下來了。正是早晨出太陽的時候，可是天陰得連一絲陽光也不見，四週仍舊是黑沉沉的。李章奎技師焦灼的望了望外面的天色，最後終於揹起背囊從帳篷裏走出來了。準備和他一道出發的實習生金熙南，這時正蹲在帳篷門外，也很擔心的望着迎面飛來的烏黑的雲塊，他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打着手電從帳篷走過來，因爲下身已給露水打濕，這時竟感到有些冷了。

「李技師！再等等看怎麼樣？……想就要出發嗎？」熙南把挎在身上的手電筒取下來往背囊裏塞着，不得已的問了一句。他的意思是既已等了一陣，就該再等一等，看看天不下雨再走。但李技師却只顧轉動着防風帽帽簷下兩隻發亮的眼睛，觀察了天色後，好像滿不在乎似的把一隻胳膊上挎着的軍用雨布打開，往背上一披，就邁開了腳步；這就是說：天就是下雨也得趕快出發。

熙南像沒有睡足似的一連打了幾個哈欠，接着，忽然像觸了電似的把精神一振，揹起行裝也蹬蹬的在後面跟上了。他明明知道自己隨着李技師走這趟路，是非常重要的，但一想到要順着有如刀

削的懸崖走下三公里，才能到下面溪谷，心裏就總有點不安。

果然，剛順着稜綫朝下走沒多遠，雨點就嘲嘲地掉在藤葉上。

不久，大霧從大黃嶺的最高峯撒布下來，雨一下子大起來，嘩嘩的像傾盆一樣往下倒；天空忽然變得越發昏暗了，加上大雨又像噴霧似的是灰濛濛的一片，弄得咫尺難辨。

兩人只得一面裹緊雨布，一面倒退着鑽到藤梨樹蔓底下，像石頭似的蹲下了。李技師煩燥的把屁股挪騰了幾下，又在嘟噥着：「鬼天氣真會捉弄人，眞叫人氣！」說完又呸的吐了口唾沫。

我不是早說過麼？不如在帳篷裏多等一陣了吧？……攪的人家甜覺都沒睡夠……

熙南坐一頭，一面用紗布手帕揩着臉上的雨水，一面笑嬉嬉的向李技師打趣；但是李技師理也沒理他，只顧心裏發火，霍地站起來，氣憤憤的望着粗大的雨絲罵道：「他媽的早不下，晚不下，偏偏這會澆這一場，眞氣人！」他罵完又呸了一口。

雨下的還是那麼大，濃黑的雲霧好像慢慢向山下溪谷推去，可是雨却不像很快就能停住。一對松鼠從對面崖壁上一個合抱大的枯樹根下面，撲拉一下鑽了出來，正碰上李技師呸了一下，嚇得趕緊又逃了回去。

李技師越等心裏越急；他只覺得這樣一秒秒的拖延下去，就如同眼睜睜的看着費盡心機築起的高塔，在嘩啦啦倒下來一樣，心一陣緊似一陣，怎麼也呆不下去了。因為只有自己一早先下去，機械部的人員才能動手安裝機械。

「他媽的，不管它下不下，咱們還是下去吧，不能再這麼消耗時間了！」李技師說着，突然嘩啦嘩啦的抖掉雨布上的水，就從藤蔓底下鑽出去了。

熙南給他弄得怔住了。他心裏暗暗地想：再往下淨是石根子，要是滑倒，不更壞事？剛想勸阻，可是李技師已經下去好遠了；同時，看着李技師急的那樣子，自己也覺得難受，所以也就不顧一切的立刻揹起背囊，默默的跟了下去。

待到他們下到鷹崗附近的時候，霧忽然散開了，雨也下得慢慢地小起來；陽光也居然從那裂開的雲縫裏照射出來了。

「媽的，早該晴起來不是？李技師高興得呵呵的笑起來，回頭向熙南瞟了一眼，只見熙南正小心翼翼的攀着樹枝，順着懸崖邊，一步步地往下爬。」

「喂，看你做甚麼呢？快點站起來走啊？」李技師扯着嗓門叫了一聲。

「不成，顯微鏡的鏡頭震的太厲害了，不能快走……您不要管我，先下去好啦！」熙南兩手抱住尖稜稜的石根子，怔怔的望着李技師這樣回答。

「怎麼先下去？……你還是拿出勇氣來快一點走吧！李技師急的發了火，用手杖狠命的把樹棵子抽了兩下。

× × ×

在現場移動帳篷裏，人們都正焦急的等待李技師到來。

機械部的同志已把試錐的零件裝好，而滿手油污的技能工們，因不知該把它設置在甚麼地方，已經出出進進的跑來了幾次。

採礦班的助手們正圍坐在一角，觀察着一塊塊的標本岩石和採集的岩石，他們也都在焦急的向外張望。

「看，還有個年月沒有？天都啥時候啦還不來？要在隊長回來之前都弄好才行！」一個滿臉粉刺的學生發着脾氣，用小鎚敲了陣石塊，然後霍的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從外面傳進了電瓶沸騰的突突聲，過了一會，一個像女人似的長得挺秀氣的小同志——報務員，一面用手朝上攏着垂在額前的頭髮，急急忙忙的走了進來。他走進來，就敏捷的拿起一張帆布摺椅，走到電台前面坐下了。

坐在那一頭的助手同志們要他吸口烟再搞，可是他像沒聽見似的急忙戴上耳機，皺起眉頭，把神經集中到一處了。

電台本設在組本部，前天早上因李技師叫他趕快搬過來，所以才把它移設在這裏的。但因電瓶發電裝置發生故障，昨夜拆開修了好久，後來一試還是不成，結果他就修了整整一夜。但是，報務員同志的臉上，却沒有一點疲倦的神色，只是他的話少了許多，這使傍邊的同志看着也不能不替他着急了。

耳機裏斷斷續續的傳出了清晰而急迫的聲音。

「喂！裴同志！聽這達達的聲音，是電訊來了吧？」

「……………」

「看你白天晚上用無綫電談戀愛，臉也好像更漂亮了呢……哈哈……」

「噓……」報務員立刻向後擺了擺手，制止了他，然後便聚精會神的用鋼筆在收報紙上快速的寫起來。

這一下，帳篷裏馬上靜下來了。報務員漸漸帶着緊張的表情，注意的聽一陣，就又刷刷的寫一

陣。方才那個開玩笑的細高個兒學生，好奇地悄悄走到報務員背後，用眼睛盯住了收報紙，接着他的眼睛就圓了：顯然是很驚異，事實上，它的確是一封急電。

「隊長按省的指示，爲參加三年採礦計劃草案的製訂，今早赴平壤，泰技師明早出發，地表勘察及地心觀測圖繪製長好，第二階段工作，望與泰技師商討——朴」電報的內容是這樣的。「噯呀！隊長上省裏去，不是一兩天回不來啦？」大高個兒抽搐着鼻子，對那一邊的同志一瞟，帳篷裏馬上就又鬧騰開了。

使他們感到驚訝的不是朴技師長不回來，而是泰仁河技師要來代理朴技師長的這件事。因爲泰技師是在初期帶着一組組員，來進行過地形勘探，並斷定是雜石山而走掉了的。那麽，現在，就算他到這裏來，對李技師又會有甚麽幫助呢？——這就是他們的中心話題。

二

李技師走進移動帳篷，就把電文看了一遍，立刻他目瞪口呆起來了。心裏的期待，全被打消了，緊張的一身的力量，也像在慢慢漏掉一樣。實際上，等朴技師長來到之後，李技師要和他商討的重要問題，眞是太多了。

首先，大黃嶺在解放之前，曾被日本技術人員動手鑽探過，那些痕跡是很明顯的。他們曾在大黃嶺北側部第二支脈後面，發現少許蛇紋石和錯、柱石等後，曾動員一千多工，鑽開兩個口子開始了採礦。

泰技師集中力量勘探的部分，正是日本技術家放棄的那附近的山峽。

李技師雖然在中間總結報告中，大體上指出他們在觀測上的錯誤所在，並詳盡的說明了自己判斷經過。但是，等朴技師長回來後，自己能夠和他談的更詳細，所以自己才帶着興奮的心情，一直在等待着他。

李技師無精打彩地呆了好久，最後，還是打起精神把化驗工作指示給熙南後，便到現場攤開圖面，指定了安置試錐的位置，然後，就又回到移動帳篷裏來了。不知爲甚麼，他心裏亂糟糟的，只是朴技師長的光頭大臉，老在眼前打轉。

在停戰後沒過幾天的七月三十日晚九時左右，李技師正在科學院研究室進行國產有色金屬的分類工作，因爲主任技師叫他，就到職員室去了。他當時接到了緊急動員令：就是叫他參加地質勘探工作。這樣，他便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給別的同志，並急忙到省裏去接受了朴技師長的指示。當時泰仁河技師也在傍邊。他雖是被分配在咸鏡南道業洞礦區的技師，但他也是在這次工作中，接到動員令到來的。

這次工作的重要任務，就是一方面要把解放前日本技術家所確定、繪製的岩質分佈圖，加以重新檢討、修正，另一方面要發現新的地下資源。

李技師因爲能和朴技師長一道參加這個工作，心理感到非常高興。他是戰爭爆發前一年秋天，才從大學畢業的年輕的技師。在學校的時候，他聽過多次朴技師長的講義。因爲這種關係，所以，在上次從省裏出發的那天，他跳上卡車後，就說過：「朴老師！像我這個啥也不懂的生手出去，能收到甚麼効果嗎？我眞怕叫您操心、給您添麻煩呢！」說完，他還特別熱烈的握着朴技師長的手，談了許多話。

來到勘深地區後，有一個多月，兩人都是一道攀登高山，翻越峻嶺；在礦的勘探上，凡是那一天做的事，不論大小，李技師總是記下來，彙報給朴技師長，每天一到晚上，他們還要坐在電石燈下，打開蘇聯科學院的學報資料，共同進行愉快的討論。後來在勘探富田嶺一帶未勘深地區的過程中，得知獨洞礦山在戰爭期間遭到嚴重破壞，朴技師長爲了迅速恢復它，就把獨洞礦山的鑽探任務交給了從大黃嶺勘探囘來的泰技師，同時，自己也留在獨洞設立隊指揮部。負責第二組的李技師，也按隊長的指示，帶領組員繼續向浦木子溝、窰德、德城方面，進行岩質調查和礦脈勘探工作，最後抵達了海拔一千九百餘公尺的大黃嶺的最高峯。在這之間，他千辛萬苦的勘探了百餘里的山岳。但他終於得到了鉅大的代價。就是他在大黃嶺和德嶺之間的兩千四百平方公尺的溪谷中，發現了重要的礦脈。

爲了找到這個位置，李技師確實費了一番苦心。

李技師在大黃嶺和德嶺之間，不斷發現過某種程度的岩石，並通過反覆化驗，知道全部是流動的岩石。接着他心裏產生了一個疑問：這種岩石流動過來的發源地在那裏呢？——由於這個疑問，他首先苦心研究，考察了山的變化過程；在他這樣根本變更了研究方向後，他判定現在這個溪谷就是礦床露頭部，因爲他發現在溪谷兩面，像大門板一樣，對立着筆直的兩個斷崖，並發現它們並不是自然形成的兩個相同的斷崖；因爲兩個斷崖不僅是形態相同，而且高度也相同；另外，在考查過突出的岩石斷裂狀況後，他又得出肯定的解答：無疑的，在太古時代，大黃嶺和德嶺之間本有連接的山脈，由於在某一時期受到自然災害而斷裂，那兩個斷崖正是當時留下的痕跡。

從那時起，李技師不斷想像着山在水裏受到浸蝕的情景，一面也強烈的感到有把溪谷地表岩石

採集一下的必要。最初，他自已也估計：溪谷的岩石，不管品位如何好，也不過是從高處流動下來的一些碎渣；但在把兩個大斷崖的形成原因闡明後，他便參考着蘇聯學者豐富的經驗，進行了岩石的採集，果然，他探明了裏面應當藏有巨大的礦脈。這樣，他便立即扯上電綫，用電力鑽探機進行了探測，結果，就又進一步斷定了它是礦床露頭的地帶。這樣一來，也就證明了：大黃嶺上面散在的一些礦質岩石，是在大黃嶺和德嶺之間的連接山脈崩裂的時期所流動過去的岩石。

× × × ×

秦仁河技師在第二天中午，坐着卡車來到了。他是一個過了五十歲的人。給人印像很深的，與其說是他那有些神經質的額頭上的皺紋，倒不如說是他鼻孔下插上去一樣的那一撮黑鬍子。他的胸前，總是掛着一付裝在皮套裏的望遠鏡走來走去。

他走進帳篷就大聲叫嚷着：

「李技師！你辛苦啦！」

李技師非常高興的迎接了他。

「噯呀！秦技師您可來啦！這麼遠的路，辛苦了吧？」說着，他便拉着秦技師的手走進裏面，在桌子兩傍面對面坐下了。

兩人燃起紙烟慢慢吸起來。

「對啦！朴技師長出發了嗎？」李技師先問了這句話。秦技師的眼睛滴溜溜滴溜的把帳篷頂掃了一陣，最後碰上李技師的目光，他才吸着烟勉强把頭點了點。

「怎麼樣？他的事情要很久才能完嗎？……」

「大概會很快就回來吧！」說完，秦技師又把這裏那裏環視了一遍。接着，他沉着的取掉嘴裏的象牙烟嘴，彷彿是在沉思甚麽似的，把戴着防風帽的頭點了點。

「從現在起，要困難多啦！秦技師同志可要多給些幫助啊！」

「那裏的話！」秦技師毫無表情的說。接着，他把胳膊肘往桌子上一拄又特別問了一句：

「眞的！咱們來了多久啦？」

「到今天不是整二十二天了嗎？」

「噯呀！已經那麽久啦？」秦技師吃驚的自言自語般的說完後，重又像深思甚麽問題似的，呆呆的望着在那一邊進行化驗的實習生。他突然想起了昨天早上天亮時和朴技師長發生意見分歧的事情：

那是在早上四點鐘的時候。秦技師隨着從指揮部來叫他的同志，到了朴技師長住的帳篷；那是在朴技師長已研究過李技師提交的報告文件之後。他看見秦技師進來，就馬上叫他坐在身傍，一開始就很興奮的說：

「秦同志！我本計劃等這裏（獨洞礦山）稍微恢復起來，給它打下一定的基礎後就上去看看，可是，這一下，倒覺得不如早些去好了。看起來，在大黃嶺的溪谷用試錐鑽探一下，是絕對必要的呢！李技師的觀測方向，非常有系統、原因、說明、結果等，也都分析得很對！」

緊接着，他把秦技師的觀測見解上的，疏忽和錯誤也指了出來。剎那，秦技師感到很不痛快。這是因爲他認爲朴技師長僅僅從文件的比較上，來判斷自己和李技師誰是錯誤誰是正確。

「那麽，您是說，我的觀測根本就是錯誤的嗎？」秦技師粗聲粗氣的反問了一句。這樣，朴技

師長就霍的抬起禿了頂的頭，眼睛動也不動的一直盯住了他。

「……好！你把這個對照一下，不就知道啦……如果說秦同志沒有把山的變化過程從歷史上深刻的考察出來的話，那麼，李技師却清楚的探明了那是第三基層的地質，並且還明確的判定了礦質岩石的流動狀況……」朴技師長有力的說。

秦技師氣餒了些，悄悄的避開了他的目光。但是，對於說自己把山看錯的這一點，却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

「要是說或許文件上有疏忽的地方，我還可以承認，但您說的好像是我根本就看錯了山的變化過程，這一點我有意見……」接着他又說：

「……因爲是日本技術家鑽探過的地方，就無條件的對它抱着很大的興趣，不管三七二十一動手就搞，我認爲那不是事情。我不是連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都清楚的查明了嗎？……」他正想把自己的觀測見解繼續重覆下去，朴技師長却微笑着說：

「好！不要說下去了！」他制止秦技師後，說道：「……那正是你疏忽的地方，你只注意了那一點，所以你就做了局部的觀測……請你把李技師的文件好好看一下，李技師不僅觀察了目前的現象，而且觀察了山的整個變化過程……」「他說着，把懷錶掏出來看了一下，因爲準備出發，他沒有再說下去。只是一再囑托了他，要他一定在明早到二組那裏去，多耽擱幾天不要緊，要好好幫助他們進行試錐採礦工作。

但是，秦技師却依然是帶着自己的觀測見解來到大黃嶺的。

三

「怎麼樣？不覺得地表調查區域還窄些嗎？」李技師從樹木叢密的稜綫走下來，向站在前面的秦技師這樣問。秦技師已摘下眼上的墨鏡，正用望遠鏡觀察着對面斷崖的岩塊破裂狀況，過了好久，他才拿開望遠鏡答道：

「說不清……」說完，還是沉思着甚麼似的擺着頭。李技師已覺察到他正在仔細研究自己調查的情況。並已表示有點瞧不起的態度。

「那一邊怎麼樣？是不是採集過礦石的地方？」秦技師朝下走了幾步，又拿起望遠鏡，並用手指着大黃嶺南面第三支脈樹木叢密的高山頂間。

「是的……大概拉着繩子進行過兩三次作業吧！」

「那麼！那邊的岩質品位也都比溪谷的壞嘍？」

「是的！有百分之一以上的差異……」那就是日本技術家們鑽探過的地方。

秦技師又把頭點了兩下。又往下走了一陣，就看見移動帳篷從樹叢之間隱隱地露了出來。

× × × ×

帳篷裏很靜。只有玻璃器皿相碰的聲音在玎玲璫瑯的響着。熙南正在把勘探中採集的岩石，敲成細小的碎塊和幾個同志一道進行化驗。

「嘜！討厭……今天真倒霉！」熙南正在陽光下，透視着裝好藥水的化驗管，却不料太陽突然躦進了雲層裏去，這使他發了火。

在熙南傍邊，臉上有許多青春刺的學生，正用量杯往化驗管裏倒着黃藥水；這時，他也說一聲：「媽的！」放下量杯向外怒視起來。

熙南和臉上有青春刺的學生一唱一和的發着脾氣，兩人眼裏都冒了火。實際上，與其說他們是因爲太陽搗鬼，倒不如說不歡迎秦技師的感情，暗暗的爆發起來了。

從剛才秦技師進來的時候起，敏感的他們就暗暗的觀察了他的舉動。秦技師儼然像一個來檢查工作的人；他那不大和氣地東問西問的態度，想不想都看文件，只說到實地去看要好得多，而叫李技師帶他出去查看地形等等——這些事都使他們感到有點不對。不但如此，他們把李技師提問題時的誠懇、熱心態度和他那一直用冷靜的態度來回答的表情對照一下，就使他們明確的感觸到：在兩個技師之間像要顯出某種陰影似的一種奇怪的氣氛。

「……不想幫助，根本就不必來……」

「對啦！誰說不是呢？……」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越說越露骨了。這時，站在那一頭的大高個兒學生也慢條斯理的說：

「喂！不要胡亂評論人家！」但是熙南却接着說：

「我認爲實際上，秦技師還是沒有糾正自己觀測見解而來的，那麼，他還不如先來研究文件好啦！」他終於吐出了悶在心裏的話。

就在這時，太陽從雲層裏鑽出，光芒四射的照射起來，他們立刻肅靜的開始了作業。這時，兩個技師眼上帶着墨鏡回到帳篷裏來了。可是兩人心裏的矛盾，似乎已經暴露，給太陽晒黑的兩張臉，都顯得非常緊張。

李技師把拿回來的雞蛋大的岩石塊，啪的放在桌子上，然後從衣袋裏掏出烟來，劃了根火柴點起來，秦技師也拉過一把帆布摺椅墊在屁股底下，默默的望着實習生化驗的情景。李技師吸了幾口烟後，就到秦技師身傍坐下開始談起來：

「我不知道秦技師的想法怎麼樣，如果因爲是日本人搞過又放棄過的地方而就應該無條件的放棄，或者因爲是他們沒有搞成功的地方而要盲目搞成功，這些我認爲都是不正確的……。我從也沒有注意過這些問題。祇不過是把大黃嶺——這個自然界的一部分，分析了一下而已……所以，我才選擇了和日本人搞過的位置根本無關的溪谷呀？……」李技師重新說明了自己的觀測意圖。這時，秦技師才慢慢的抬起頭瞧了他一眼說：

「是的！你選擇的是另外的地方，這是很明顯的；不過我認爲不論選那兒都是一樣。」他又接着說：「剛才我已經講過了，我認爲這兒是斷層地帶。你看看！嶺那邊有「富洞」和「鷹德」兩個礦區，在這下面不是還有「獨洞」礦區嗎？……所以說，不論是大黃嶺，或德嶺這週圍一帶的山和溪谷，全是斷層區段！」

「那麼你說我們採的那些岩石，是在說明甚麼呢？」

「哈！正如你觀測的，那是流動岩石……當然也就是第三基層地質。就是說在太古時候，當這一帶被水冲洗的時候，不是從「富洞」那一帶，就是從「獨洞」那一帶流動過來的……。過去，日本技術家所以失敗的原因，也就在這個上面。」秦技師漸漸用說服李技師的口氣說。

聽到這些話後，李技師感到心裏忽然有一塊石頭似的東西頂了上來。但在另一個刹那，他立刻認識到這是因爲秦技師還沒有放棄自己錯誤的觀測見解的緣故，因此，他就把氣硬給壓下去了。事

實上，心地很寬的李技師本來對他抱着很大的信心滿以爲他這次來，一定已經認清了自己上一次失敗的原因呢！

「秦技師同志！雖然您已經斷定這一帶全是斷層地區，但我的看法不是那樣。我想這就是我們倆人意見互相分歧的根本關鍵。我在實行鑽探之前，也曾幾次地、從各個角度，分析了溪谷的地形動態……我想您還沒有很好地看看我調査的文件，首先請您把它仔細看看、研究一下，然後，咱們再來談，我想這樣會好一些。」李技師把秦技師臉望了一陣後，這樣把話鋒一轉，臉上就浮現了笑容。但秦技師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反而很不高興地說道：

「爲甚麼？我已經大概的看過了……我認爲最好是立刻用試錐鑽探一下看看，只根據地表的現象是不能正確的論證地下的現象的，不是嗎？」說完，又向李技師瞟了一眼。

四

李技師積極的推進了試錐鑽探作業。在頭一天，鑽孔裏咕嚕咕嚕的淨冒出些泥水，從第二天起，就順利起來，一下子鑽下去十多公尺，出來的盡是砂礫，不過偶而也出現了地表上發現過的那種質量好的礦石。

工作一這樣進展起來，李技師就決定把二組本部移到現場附近小山頭上叢密的樹林裏來了。製圖班的助手們把捲起的帳篷搬了下來；電台又搬進了組本部的帳篷；移動帳篷就讓給照南的化驗班做化驗室用了。李技師一面指導化驗班，一面就蹲在帳篷裏，隨着試錐的下鑽，往記錄本裏記錄地層的構造，埋頭鑽研礦層。

秦技師雖然和他們共同生活了三天，但他實際上是一直在試錐探礦現場的。他並不感到有認眞

研究李技師的調查文件的必要，只認爲只要用機器鑽探一下，問題就會自然得出結論的。實際上，這是他最初到這裏來時，就有了的一種想法。根據自己做過幾十年勘探工作的經驗，他知道從這類地區開採硫化鉛礦的例子，是根本沒有過的；他憑着這一點，就堅決認爲自己的觀測見解是不能動搖的，是絕對的，所以，他對李技師、章奎的看法是這樣的：一個還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加上離開校門也不過幾年，他會有甚麼經驗？懂得甚麼？祇不過是有名無實的技師而已……。他甚至還認爲：李技師不僅對自然的觀測不正確，而且只憑翻一翻蘇聯科學院學報資料，從中東一句西一句的摘錄些材料，拚湊成個文件，使隊的全盤工作混亂起來。

× × × ×

在一個星期以後，試錐已鑽進四十多公尺深了。

熙南是連日忙得頭昏眼花的。雖然有幾個同志在熱心的幫助他，但由於自己在校時就是化驗專科生，而現在又負着化驗室總的責任，所以，從礦石的分析、化驗鑑定開始，直到計劃書的製成和各種地質構成的調查等，都要由自己全部整理出來，令人一目瞭然的記在記錄簿上。

正在他忙得不得開交的時候，秦技師走到帳篷裏來了。從他的臉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他在這些天正在被逐漸加重的煩惱纏繞着。他今天沒有戴那個墨鏡；一走進來就用手揉着鼻樑上給鏡框卡出的印子，一直走到平素常坐的地方坐下了。

「李技師沒到這裏來過嗎？」他問。

「沒有來過！」熙南帶着微笑回答。秦技師問話的口氣，還是第一次這樣慎重，這使他感到很奇怪，也很高興。所以，他就把秦技師的臉怔怔的望了一陣。秦技師好像還想問句甚麼，結果又沒

間，只把手裏拳頭大的礦石放到鑑定台上說：

「這是四十公尺下面的，很不錯的樣子！」

「四十公尺下面的礦石，早就化驗過了！」

「早就化驗過啦？那麼礦質包含率怎麼樣？」

「和從地表採集的對比起來，鐵多出了百分之十一，亞鉛多百分之零點八，鉛多百分之零點八五！」

「是麼？」秦技師非常吃驚，同時，覺得眼前忽然亮了起來。他用歡喜的目光盯住了熙南。過了一會兒，他猛然站起來，懷着激動的心情，又走出去了。他來的目的本來是想見一見李技師，把他的調查文件借去看看的。因爲從兩三天以前，他就開始逐漸認識了自己觀測角度的錯誤。他在連日到鑽探現場，一面調查、探礦情況，一面仔細的分析溪谷一帶的地質，認識了這個地帶與自己觀測、判定的情況是完全相反的，同時，今天才認識到李技師的所以選定溪谷，是由於把在太古時代，由被水冲刷的變化過程爲研究中心，並將遠心勘探的範圍擴大到大黃嶺的各支脈，周密地進行過地表鑽探後，得到確切的科學根據的結果。

秦技師一直向二組帳篷走去了。

李技師這時正在一面指導助手們繪製礦層實情圖，一面坐在朝陽的桌子面前，用圓規測量着礦脈的走向圖。秦技師怕給忙着工作的同志們擋住陽光，就小心翼翼的繞到助手們正在聚精會神繪製圖面的那一頭，目光炯炯地注視起來。

「哈！礦層圖居然快搞出來啦！很像樣啊！」秦技師一邊稱讚，一邊把腰彎下來，注視着圖

面。直到這時，李技師才發覺秦技師來了，便放下圓規笑着答道：「是啊！想畫個礦層圖，可是礦脈的走向又沒有辦法計算了，已經鑽下去四十三公尺啦，好像還沒有觸到是不是？」

秦技師好像還沒聽見他的話，只是用興奮得發顫的手，從上衣口袋裏掏出象牙烟嘴兒，用衣襟擦了幾下，又插上一支烟吸着說：「眞的不是斷層呢！確實不是……不是……」他像在極力否定自己似的，拚命搖着頭。

× × × ×

那天夜裏，已經到了深夜三更時分，秦技師還是未能入睡。他從傍晚就翻開李技師的調查文件，從第一頁開始，一個一個的把它仔細分析，研究了一遍。從這裏，他深深的認識到：前兩天，自己在李技師面前所堅持的主張，是如何幼稚、輕妄，因此，竟不由得羞愧起來。細想起來，自己只不過單純的根據修模日或金眉魯芒的斷層法則，來下了判斷，對於溪谷，也只是做為一個普通的溪谷來觀測的，並沒有追查和探明它形成的由來，以及從何時、為甚麼流動分散的岩石分佈情況。結果，自己就和朴技師長所指出的一樣，自己只把中心放在闡明日本技術家犯過錯誤的、那個局部上，來片面的進行了觀測。

「我太不對啦！自己不知道自己幼稚、無知，相反，還想把過錯套在人家頭上去；說人家年輕，沒有經驗等等，這是多麼嚴重的錯誤！」秦技師鄭重的合上文件後，呆呆的望着嗤嗤冒氣的電石燈光，悔恨自己的錯誤；同時，他的眼前浮現了李技師在把文件交給自己時，留心觀察自己神色的面孔；他感到就像章奎眞的站在自己眼前一樣，弄得他不覺的臉紅起來，心裏也很難過。

原來道理是這麼簡單，但自己為甚麼沒有發現呢？日本的技術家把朝鮮的地下資源鑽探了幾十

年，他們為甚麼也沒有發現它呢？……秦技師這樣錯雜的想着，好像要從逐漸暗淡下來的燈光中，求得解答似的凝視着燈光，直到天要亮的時候，才想闔一闔眼，就躺在床上，把燈吹滅了。

五

秦技師從第二天起，就獨當一面的擔負起現場工作而熱心的進行指導。他總覺得不久就會發現巨大的礦藏。因此，每天鑽探作業一結束，他就要立刻到化驗室和組本部去，熱心地打聽當天礦石化驗情況和礦層變動情況。

「秦技師同志！你看是不是把鑽頭的鑽探強度提高一下？已經逐漸和巨石碰上了呢！」司鑽同志問。

「不用！昨天已經調整好了，不要動它！」

秦技師正捲着褲管，露着兩隻腿出現在現場上。他望着選礦工們用鐵網篩，接過從鑽孔裏冒出來的漿糊糊的礦石，忙碌的搬運的情形，高聲喊着，叫他們注意不要把礦石撒在地上。

就在這時，鑽探機的機工突然跑來問道：「現在操縱起來很費力，是不是重新調整一下？」

「不是說過不用嗎？說完，他又發現那頭一個女選礦工忙亂地又把礦樣灑在地上，立刻大發脾氣：「喂！同志！你沒聽見我的話嗎？連一粒也不許灑在地上！」

選礦工們因為熙南情緒越來越高，也都更來了勁兒，都把礦石精選出來送到化驗室，興奮的打聽自己搬運來的礦石好壞。

× × × ×

李技師急急忙忙地走進了化驗室。他只穿着翻領襯衣，手裏拿着記錄簿，呼呼的喘着；熙南和

別的同志不知是怎麼回事，都怔怔的望着他。

「熙南同志！四十七公尺下的礦石化驗好了沒有？」李技師急迫的問。

「已經化驗好啦！」熙南莫明其妙的答過後，立刻把掛在篷柱子上的文件夾子摘下來，抽出最上面的計圖書遞給了他。李技師把化驗內容看了一遍後，就把它放在桌上，臉上忽然浮現了失望的表情，向飄着朵朵白雲的篷外天空凝視起來，他產生了一個意外的疑問。從四十公尺下採出的礦樣和現在採出的並沒有多大的區別，老是一個樣子；在三十公尺到四十公尺之間的礦質包含率，曾有過顯著的進展，而從四十公尺開始，他還觀測出以後的品位會是更好的，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所以他非常奇怪，不知這是甚麼道理。

「有甚麼公式算錯了嗎？」熙南唯恐是在計圖書的製成上有了錯誤，因此，非常擔心的謹慎的問了一句。但李技師沒有搭腔，只是眉頭緊皺起來，忽的走了出去。

當天晚上，現場上發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故：鑽探機的鑽頭斷了，原因並不是司鑽的同志不注意，而是突然出現了大岩石。

李技師的心沉了下來，秦技師則更是垂頭喪氣的，覺得沒臉來見李技師了。他緊握着李技師的手，連連向他道歉，檢討說：「原因雖然在於根本沒把地心觀測做對，但主要的是怪我沒有事前把司鑽的領導好，不然，就不會惹出這個大亂子來的！這要由我負責！」

「不是的，這是我交出了一個不正確的觀測圖的結果，絕不是您的責任！」

「不！完全是怪我沒有指導好！」

說到這裏，秦技師就激動起來，建議把斷了的鑽頭裝在車上，連夜送到「獨洞」去修；可是，

李技師却逐漸冷靜下來，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說：「嶺上的路很難走，最好是明早再送去。」他說完，便望着星兒閃耀的天空，逕自向組本部走去。

夜已經很深了，月亮雖然懸在嶺頭上，但它時時的給黑雲遮住，弄得大地亮一陣黑一陣的。

李技師坐在帳篷裏，一直到月光快要消失的時候，也還沒有睡，還在凝視着被風吹動的篷頂。

「岩石的出現是甚麼原因呢？它到底有多厚呢？」

「把它鑽通後，底下會不會還有一層呢？……」這些問題亂糟糟的攪在一起，使他怎麼也得不出解答。他就像醫生要研究出病人的病根一樣，反覆地思索着岩石出現的原因和地層的構成內容，但是，儘管他絞盡了腦汁，也還是沒有得出結論。

後來，他忽然想到這首先是由於自己對地心的觀測不正確，因而沒有預計到會出現岩石；於是他立刻站起來，為了不驚動別的同志，悄悄的點上電石燈，又披上毯子，靜靜的坐下來攤開蘇聯科學院的地質文獻集，仔細的翻閱起來。但他不論怎樣參考着文獻，還是沒有想出鑽通它的適當的辦法。他煩悶的用兩手抓住自己亂蓬蓬的頭髮揉撓起來。

過了一會，忽然他想到：「要把岩石鑽通，用炸藥爆破，把它連根炸掉不就行了嗎？」這個想法在腦子裏一閃，他就把眼睛睜大，並向從正面篷隙裏勉強射進來的一絲月光，凝視起來。就在這時，突然他聽見從前面樹林裏，傳來了嚓嚓的響動，就歪着頭傾聽起來；顯然那是脚步聲，而且越來越近了。不一會，就有人輕輕地掀開帳篷的簾子說：「可以進來嗎？」

走進來的人是秦技師。他嘴裏咬着沒有烟的象牙烟嘴，李技師立刻看出他也整夜沒睡。

「噯喲！怎麼回事？您怎麼過來啦？」他吃驚的問着，一面急忙把披在身上的毯子遞給他，要

他墊着坐下來。

「不，不用，還是你披着吧！不然會着涼呢！」說着就想重給他披起來，但李技師却把他拉過來，一定給他墊好讓他坐下了。

的確，秦技師也一夜沒有闔眼。他一根接一根的吸着烟，把發生事故的原因思索了一夜，後來看見這邊帳篷裏透出燈光，就索性悄悄地過來了。

「李技師同志！不要太煩惱啦……既不是斷層，岩石的出現又有甚麼不得了呢？……」秦技師在烟嘴上插上一支烟，又從電石燈上點起了火，然後才開了口。

「秦技師同志！您說用炸藥把它炸開不好嗎？……」

「不行！雖然那也是一樣辦法，不過在這裏不行……因為這裏是鐵、鉛和亞鉛三種礦脈互相交錯着的地方。」

「噢！對啦！如果用炸藥把它炸開的話，就會產生攪亂礦脈的危險是不是？」

「對了！正是這樣！所以，假如它是單性礦脈，用炸藥，一下就把問題解決了。」

秦技師長長的吐了一口烟。李技師一時也沒有主意，惘然的望着秦技師長滿鬍鬚的面孔。不久，他又問道：「您說這樣好不好？再把那裏鑽一鑽，順便研究一下岩石的構成！」

「再鑽一鑽……」 秦技師似乎感到很難答覆似的，勉強這樣重覆着，仔細的注視李技師的表情。

「怎麼樣？不合適嗎？」

「不是，再鑽一下並沒有甚麼壞處……不過問題是要把試錐的直徑擴大一下，因為這樣鑽頭才

能靈活的轉動。」

「好！那我們就用這種方法再試一下，我總覺得再試一下好！」

六

高山地區已呈現了秋天的氣象。從白樺樹、檜樹、　樹等濶葉樹上漸漸落下來的樹葉，正在向枝椏光禿的密林飛落着；那些松柏和白楊樹等，更加顯眼的點綴着美麗的秋色；在溪谷中淌着一條條潺潺的小溪，那些落在水裏的樹葉，時而給石縫絆住，時而又順水漂去。

過了三天之後，已經修好的鑽探機運來了。試錐的直徑也比先前擴大了幾分。按照李技師的意見，又把它設置在原來的位置鑽探起來了。李技師和秦技師兩人，一直沒有離開鑽探機。但是，已經過了三四天，鑽進的速度還是很慢，嘎吱嘎吱的只鑽下去三——四公尺，而且鑽頭磨擦岩石的聲音，令人聽着心都沉了下去。只幾天光景，李技師的臉就消瘦了好多，臉上的顴骨顯得更高眼睛也更大了。

就在這令人焦灼的時候，探鑽工們也漸漸開始發脾氣、講氣怪話來了。他們說因爲地心觀察不正確，硬上倒霉受罪的活，甚至還有主張趁早放棄不要再搞等等……但是，李技師還是耐心的竭力勉勵大家，要他們用堅强的信心和戰鬥的精神進行奮鬥，但他們只把他的話，當成了耳傍風。

就在這個當兒，一個愉快的消息傳來了。就是他們接到電報，說朴技師長已經回隊，並將在明早到達大黃嶺。李技師高興得好像可以飛到天上去似的輕鬆起來，全身也湧出了巨大的力量。

第二天早晨，朴技師長坐在礦山卡車的司機台裏，果然到達了溪谷的鑽探現場。他一下車，就

把工地和周圍的地形仔細的觀察了一番。然後就到組本部去，在當天夜裏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機械部的人員也都參加了。

在會上，朴技師長首先信心百倍的把大賁嶺地層勘探的展望講過後，根據科學的分析指出岩石出現的原因，並談到了今後深層現象將是如何的預測；然後他又把試錐鑽探中的技術要領也詳細的告訴了他們。最後，他指出：由於鑽探的位置沒有選對而碰上了厚岩石，因此，必需將鑽探機向南南洞方面移動五十公尺左右，因爲這樣，岩石就會薄一些並容易鑽通它。

聽過朴技師長的話之後，李技師進一步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在第二天，鑽探機就挪到朴技師長選定的新的位置，重新開始了工作。

「李同志！秦同志！還有學生們！請你們都注意聽我的話……因爲先前的位置高了一些，幾乎是與那上面溪谷盡頭的兩個斷崖底相等……看這個測量器，問題就很清楚了。……」大家都走到化驗室帳篷前樹叢邊朝陽的粗沙地上，墊上石塊坐下來，聽朴技師長講解。朴技師長把帽簷往腦後一轉，又仔細的望了一陣測量器然後叫出一個學生，讓他看着把話繼續下去：

「爲甚麼先前那個地方，肚子有些鼓呢？那個現象在說明什麼呢？問題就在這裏……我們是把地表的現象做爲地心動態的表現來看的，就是說：它和行動是意識的反映——這個道理一樣。所以，雖然把那個位置設定爲礦床的露頭是對的，但卻沒有看出變質岩石在那裏指着頭……」說完，他放下手，望着李技師笑了一下。

上完這一課後，大家又一齊到採礦場，把鑽探過程中，操縱、調整上應注意的問題，重新受了一番傳習。

試錐的鑽進很順利，過了十幾天已鑽進了五十多公尺。岩石照樣出現了，但果然它很薄，很容易的鑽通了。

在又過了幾天之後，朴技師長和秦技師兩人，照舊到現場去了；李技師在組本部一面領導組員繪製礦層圖，一面按各種礦層，分別計算着礦質包含率。因為六十三公尺底下的礦石成分不夠明確，他就拿着登記簿，跑到化驗室去了。正當他從熙南手裏接過計圖書，忙着把礦石的包含率記入記錄簿裏時，突然，從現場傳來了緊急信號的哨聲；刹那間，李技師認為又發生了事故，就慌忙像疾風似的跑了出來。

果然，現場上已經集滿了人，他們正在哇哇的呼喊着。不知甚麼空兒跑來的熙南，馬上就猜出了是怎麼回事。「李技師同志！一定是鑽探成功了，您聽大家都在喊萬歲呢！啊，萬歲！萬歲……」熙南高興得不知怎樣才好，竟用他那染有黃藥水的手抓住李技師的襯衫短袖就拽，結果，却是自己拔腳往現場跑去了。李技師也跟着跑起來。正當他跑過粗砂地時，他發現迎面向他這邊跑來一個人。他正在連連吹着哨子飛跑着，刹那，這個人却一個箭步衝到自己面前，一把握住了自己的手，這時李技師才知道他是秦技師。

「李技師同志！已經探出礦床了，這真是個巨大的成功啊……」因為過度的興奮、激動，秦技師那張滿是皺紋的臉，竟像紙一樣的蒼白。李技師極力壓制着越激動的心情，喘着粗氣興奮的問秦技師：

「這是真的嗎？真像是在做夢呢……」他說着就把秦技師一拉，用兩臂緊緊的抱住了他。就在這時，不知是幾時到來的朴技師長，也用力握着李技師的手，用興奮得發抖的聲音說道：

「李同志！你發現了日本人沒有發現的礦床呢！咱們趕快去看看吧！」

剎那，章奎緊握着朴技師長的手，盯着他那戴着深眼鏡的面孔，好久都沒能說出一句話來，他只感到鼻子發酸，眼圈一熱，眼淚就要流下來。在另一個剎那，朴技師長的臉，在他眼裏突然變成了自己爸爸的面孔；他爸爸是一個礦工。在「八・一五」解放的前兩年，他爸爸是日本人經營的端川礦山坑道掘進工；在一天夜晚，礦頂塌下來，竟被壓死連屍體都沒找到。章奎忽然想起了這件事；同時，他覺得自己這一點成就，就像在敵人脖頸上狠狠的插上了把刀子一樣，心裏感到說不出的痛快、輕鬆。

「朴老師！眞痛快……朴老師：……」李技師突然喊着，用兩手緊緊握住了朴技師的手久久不放。

「好！咱們快去看看吧……李同志！比獨洞的埋藏量要多得多呢！快走吧……」朴技師長拉着李技師的手，就往現場跑。李技師也立刻拋掉那些悒鬱的心情，感受着自己心臟的劇烈跳動，加勁兒的跑起來。當他們跳過第二條小溪的時候，發現了正像飛矢般向現場飛跑去的熙南。雖然李技師自己也在跑着，但他却替他擔心：跑那麼快，摔倒怎麼辦呢？接着，眼前就浮現了剛才抓着自己的袖子，喊着萬歲的熙南紅紅的面孔。

「喂！快看！昇上去啦……昇上去啦……看不見嗎？那不是國旗昇上去了嗎？」朴技師長猛然停住脚步，極度興奮地把李技師的肩膀，蹦的用力拍了一下，立刻，李技師也停住了，後面跑來的秦技師也停了下來。他們三人並肩站在那裏，懷着嚴肅的心情，望着剛插在鑽探機上迎風飄揚的共和國國旗。它好像在告訴他們三人：無限擴大祖國的富强發展的一個焦點，正在那裏雄偉地、强有力地屹立着。

（完）

金 煒 譯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A4OTg2NDY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898646.zip",
  "filesize": 7781259,
  "md5": "93a50eb564ac837d85e9ed2068d5c32d",
  "header_md5": "4f78ee65390593d64ddcb11454ee5f29",
  "sha1": "46f56d8049d2b3bcbb5265733a9158c4b0158de3",
  "sha256": "ae07d744a22933137edcf6ab52e8e365108c68d1b1f977654c556f560037cc03",
  "crc32": 158223399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783326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21,
  "pdg_main_pages_max": 121,
  "total_pages": 126,
  "total_pixels": 4154572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